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新刻全相湖海新奇艷詞大全卷之一



湯文公拜左右輔相

賜西左布政使廬陵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刘　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盱江張　光啓　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春　同校　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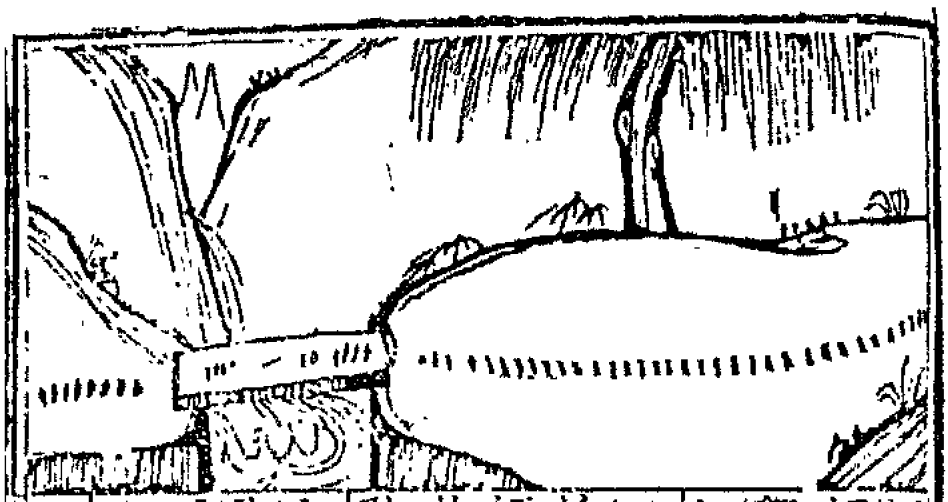
長安夜行録

洪武初湯公銘之与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李閣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泰卿之国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関中文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三公道朔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輔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事當一勞且有休暇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平府依洛陽平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惟陽原上高十三丈百二十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



汤文与王馬州在游清溪

方正狀類羅漢東為衙將軍青墓又少東為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者西北為公孫弘墓西一里為李夫人墓山川雄秀与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晚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暫憩至平途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覺日昃路遂天黒將近三更許鳥飛鳴狐兎衝人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双戸洞開燈燭未滅期仁下馬拴于庭柱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問惟晏寢欲使其家知之少頃有婦自便戸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蓋夙唯一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書布儒然狀貌温粹揖客而語言辞簡當問勞而已不復延入中堂規制甚雅可愛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宛如少年所為其妻出拜視之国色也年二十餘規粧常服不假朱鉛生来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妹神女期仁於是疲倦殊甚人而妻美絶此必怪也亦不敢問遂就寢



酒饌杯盂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羞精緻迥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婦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公曰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為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害人數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降臨迫天意欲某曰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妻夫開元間長安薦餅師也談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喜家適近王邸妻夫故儒者知有娄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妻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為恥也王過見而悅之妻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為所奪從入邸中妻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夕召妻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柰何心造歸家當時宋官既失妻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在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寧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泣下加兩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妻入王宮中尚泥



三公約同祇陵暴

一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寧誣詰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一諾金屋貯嬋娟迹逾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萬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為妾夫罪豈不冤哉所謂有狼記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奚為可嘆頃直筆以矯風俗而使之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揚當為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變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名俟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恩愈無憂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云者併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明烱沈毅諸副號擇美婦亦為是不與耶少年曰此自其常談尚足怪乎然在當時諸王中最為讀書好客雖其貧時恩寵操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



凡少年夫婦鮮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乃察令諸妓各捧一器品置之即王過吟不向此實兩手於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節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裘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還其燭又特異容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後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能極奢落盛集禮法設若隨喜等中寧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曰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泥屠貶兒乍可無營生悔跡不說有學待求知四時活計看攘鑿六節徵情對酒巵榮搖旋鴻光滴乳白麵新和軟載肩大甚納吉圖遮笞小可充蛭圓蛩棋火中幻出不斷欲素手絨上擊月月漢賓逃難執曾賣後逃改逃避也海賈解自活今我和光還自掃室中莫婦知同調密下端甲敦高即自從結髮共精廬長誓衆案供微蔌治沉淪真難保布衣荊釵有人法樂昌明鏡一朝分奉情可腸中夜絕肉



家非是少明脾外舍寒微喜好秘宋列傳宮中大宴梁冀入一
人怒曰外舍寒微欲共為樂何得不與合朋曰外舍之樂雖異於此實在鴻圖既云讓梨安通
貧賤須貴賤只如操并曰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如俄然得
再合覆流德美可重收願捐董筆去疑惑卿為障人洗恥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閥閱本尋常郎屋衛門環堵牆手勤未嫌事粗餚婉婉
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願
取功名鄰餅等黃泥閭里朝卜日出肆門開董子高僧維摩
來得錢即已隨閭戶但請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歸鴻別見
水雲臺心已訣紅蓮寺逍遙為雜汗曰璧歸來完不缺當代歡
華文已亡貞魂萬古抱悲傷類公一掃荒唐論為傳采鴻與

孟光

朋仁玩之再四收拾裘中少年即命蒼頭道路東驅就揚斯須
遠寺鐘歇近村雞唱曙已喜微霞先曉聊仙魂又但見身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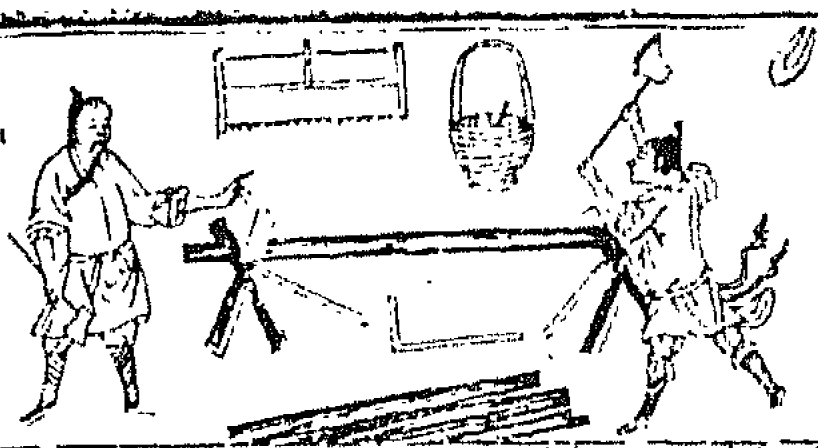
清禪師結庵求高僧至路以猶濕焉覩草以求休四顧閑然感無所觀乃以詩呈之公皆加賞異以為有得僧解命刻之郡庠以求其傳期仁果公文李陵至騎死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陽公後守吉安慶為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猿記

廬陵之禹迹吉水有東山焉跨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奇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僧俯禪師者結草庵于山絕之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巉巖弸午人跡午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鞠有群鳥銜果集于師前一卜取食卜訖飛去樵夫聞以語人好事者相率造庵訪之師方跏壁卜堅斐足東坡詩集跏跌足來○卜摧孟兒他伊兄衡陳黃山谷詩號野狼異之號為除地集材建大閣甘與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剎宇不可輕犯如何匠輩應曰請勿憂酒以從命師許之經月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正斷前間兩虎踰垣而入



立匠者前左右視次嗥叫敲其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然實為宜言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適過酸橋市中買熟牛肉一觔滿冰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噀虎驅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輸輦字莊嚴不日而就既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麵油鹽菜取以飯衆不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殿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庵前養水千章駿騎雲旨頹下盤石坦平師每攜之誦經日以為常有老嫗樓捌間潛聽且窺師熟一日師偶出嫗下着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嫗狼跋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僧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吳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綈衣玄巾風到水野敘禮竟白師曰雖姓袁字文順然中人也族大以善不樂仕進獨拙自志功名求脩肇下明宗胡人喜年賢感賢士恨求道



得而進嘗備數年竟無所就演知已者薦為端州迎官金殊鄉
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裹囚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
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漸無孑遺一身遂不復往來江
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接士於名場問絕參禪談空士於釋部側
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淨社精嚴窮窗圓非嗜酒之
流明樂手敏推明類苦冷之貧為如家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
一幅是師乃熟啓也其詞曰

寫以生一拳幻夢之身蓋由惡業熏三峽煙霞之路亦自善
緣聞普雅張適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廻之內共惟龍濟山主
脩公大禪師坐下性地朗月目視空花衲衣數則允過於圖
登達神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三昧相住中獨機鋒有該於
同袍松柏摧為新磨昔代悲包影等觀於浮世十方瞻仰四
衆皈依如斯者天地韋毛山林跋跡悲來抱樹誰憐棲惻其
傷弓驚則我林廣暇坐容於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堂依暗蓋



妻子之倫亡坐此功名之日俊人雅流素非俯贊之才過
尋題詩忽動歸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造化幾況理推恐
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綺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捨妄
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彼岸遍覺衆若之舟
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無過內典尊公不副壯觀山門第有
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孫曰何事伏請見喻師曰公若頂巾
來是在我教謂一床候而寇邊使削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
墨行若斯二者何以處之孫踧踖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心
向禪宗何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師曰能得俗已幾之半矣
自是俗人補衲子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
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遂曰何見識之深也師
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子童遜鎖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
戲弄跳梁好為兒態有時跳床上以被蒙頭使僧拜拜曰



王匠下山逢两虎之異

此白衣觀音見身也有時幷晤入龍中以飛錫請今國公致敬曰此洪山大聖監齋也寺風至今幸俟山人或納施鉢中謂之降龍或縛猪巫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善之以白于師師笑曰故然也善視之敬遂不敢言蓋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眾予不悉錄紀其一二尤著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　斜陽半壁水嘈嘈　老禪祇却殘經坐
靜聽松聲沸海濤

言方丈

幾時風琴響暗泉　亂紅飛墜佛龍前　白雲深護高僧臥
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窗倦衣夜印苔　杖策幾度此徘徊　山僧忘却山中好
去入紅塵不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禪閒　別却滄江伴懶殘　金鎖翠翹秋日晚
雙飛常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　幾卷楞嚴到處家　坐穩蒲團忘出定
滿身香雪墜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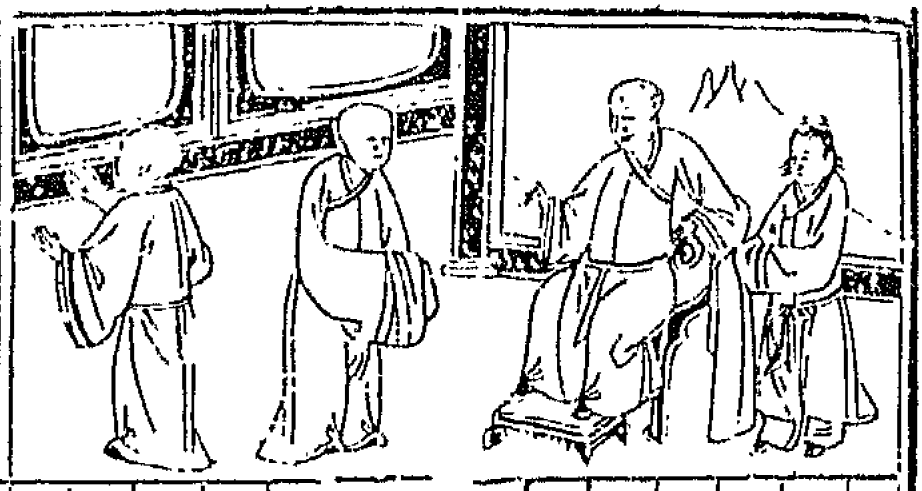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　放下布袋打鼾睡　榮纏只是貪喫飽
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紈綈漆不須裁　蘿月秋燃雲鏡開　鶴背幾隨王母去
娥眉曾識祖龍來　猶餘結子三回熟　苦未為薪十度摧
回首同時金谷伴　重泉玉匣共寒灰

落葉



萬片霜綃照日鮮　飛來堦下獲蒼鸮
回頭不見僧蕃蹄
喝倩山中鬼祝眠

方丈巢鴞詩

花正開兩鴞春欲回繡噩成雙到舜旅作對來飛上下上下
去又還白門歸王謝出入餗禪閑紬梵宇長廊清甚靜達旦
雜客飛兒哺語鬼聽撲寺好畫梁巢梁巢真保秋去春復來

次伴山僧老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軟逐紅飛　松梢零落風金粒
童子放頭曬衲衣　風敲窓竹驚僧定　鳥觸花落澗香
圓倉卒回看已了　紉針自補獲衣裳

我點歸鴉戒杵鍾　紛紛涼月在孤松　清霜不染千林樹
明月漫山一片雲　十劫多清百衲温　名香長是夜深焚
道人愛看梅梢月　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衮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三十日到矣遮旨某亦知之師即喝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　莫愁臘月更吟風　這邊打箇觔斗跳入毘盧頂海中

遂言下大悟亦作二偈呈答師曰

泉石煙霞水木中　皮毛雖異性靈同　勞師為說無生偈悟到元來本自空

萬種塵緣頓林大節　千般伎倆才生滅　有甚禪機更要參

儂今路破三生路

普王細說書禹山有四人學道來相訪自稱巢南林大節孫文定石川高談劇論化為僧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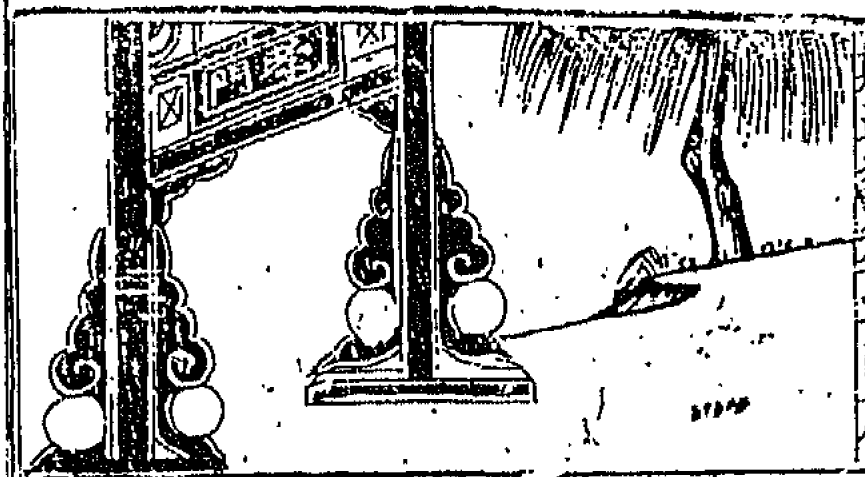
喝說啼坐而化師集大眾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草須要諦視僧乃聚群細視則一猿也師始為說前事眾皆嗟異茶毘之際師親擎其頂曰二百年後還汝受用至宋南渡未有民家婦懷妊將產夢僧入室而誕一男貌骨清奇長不凡婚娶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遂入龍濟為僧名宗鑒其後道價高重



侍從所變幻神部不可勝述世稱為肉身菩薩衆依董僧兄宇大轉法輪如告之螺山撥侍巖永寧禍皆其所建號玄雲長林稱為玄雲鳌禪公有語錄十卷文集四卷非此藏数九行四方迨今龍濟參為龍明山祖師忌有循習群虎繞塔之異後人以蔡生時計之正協脩公所亦神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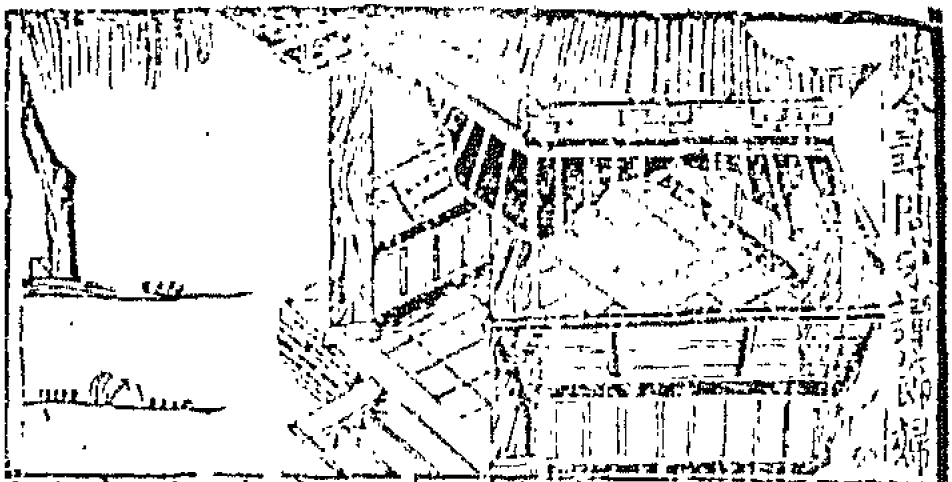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傳治君子也洪武紀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月秖謁先聖于邑庭顛見殿楹礎隱隱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亦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于孝節婦匿太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肉噉喂烏鳶吾有死而已豈偶汝犬彘耶兵怒并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入



斯道竭先聖邑庠

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煅以烈火愈見明瑩邑義烏
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風穿敗葉苔綉空階
谷空廢迂悵其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恍若屋之壓存公乃嘆曰
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
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壁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余四交願而
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宇編之猶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
婦事時上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
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呵曰何
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斂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
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泝南嶽左右魏夫人忻享
天上之樂矣念上以其影醊下界恐人褻慢特命六丁取之藏
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祀殿託得其所念必取之來
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
莫若留在人間以為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



令詩問家謂節婦不鄭姒今本李地露常加守護當初按臨以時稽審今實
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踐躡疑本李地器但可外護若其親
[illegible]以奉李無罪灾風侍教言授以薄職仰敘懽喜但
[illegible]之於節婦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
[illegible]之訛降鬼言[illegible]之混雜如蒙矜憫即賜施行
[illegible]之詩為問曰節婦何居神獄不顧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
自謝公大君子脩其之後數十年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
主母臨帀福婦人非物是嚴儼清水池上頻蹙不勝令威華表
之感因授今鼓悲風一曲妾聽之婆娑双淚雨落主母顧謂曰
汝所述備見錄無以報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席書集
古句七言絕詩二十首以賜報筆凌空而去綴之曰詩何所
在姬曰妾筐之君珩璧元本不可得綴以相付仙書謹錄公所
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為詩曰



花底攜手春晝長鶯語
清歌一曲斷君腸
雲飛雨散知何處
天上人間兩渺茫

已託焦桐傳妙意
不將清謀理霓裳

紅箋舊事休重省
桃葉桃根盡可傷

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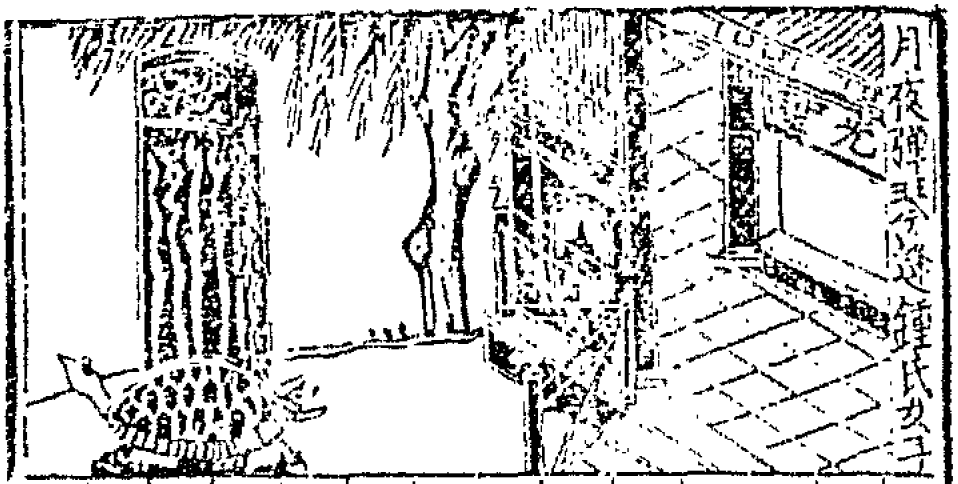
還歸寂寞閉朱門
却恨青娥誤少年
只應梅蕊故依然
衰柳橋邊水滿船

風流已落他人後
何事黃昏問斷魂

孤燈挑盡未成眠

右二

城上高樓接大荒
六街春色動光芒
此地悲風愁白骨
人間誰有鳳池郎



右三

雲鬟衣宮花想容（唐李太白詩）　青春已過紅顏中（唐白文公詩）

功名富貴若長在（唐李太白詩）　得復振數畫意（元王冕詩）

恩深日已飛（馬致遠詩）　苦情知色無落（唐杜甫詩）

身無羽翼飛（漢樂府詩）　由聲香重不再逢（唐杜甫詩）

右曰

漢興成返（漢樂府詩）　半卜閑張是秦（唐李白詩）

時琴瑟（唐杜甫詩）　美蛾眉不（唐杜甫詩）

蜀江風（唐李白詩）　世事無（唐杜甫詩）

右五

家在寒塘（唐白居易詩）　高情雅（唐白居易詩）

不將脂粉（元王冕詩）　惟恨細腰（唐白居易詩）

歸目併回（唐白居易詩）　離魂潛（唐白居易詩）



東風吹淚對花落（詩文通俗詩）　惆悵未預不得歸（詩文家心詩）

右六

有時頽倒著衣裳（唐杜工部詩）　萬轉千回瀟下床（唐崔鶯鶯詩）

艷骨已成蘭麝土（詩文通俗詩）　蓬門未識綺羅香（詩文通俗詩）

漢朝冠蓋皆陵墓（詩文通俗詩）　魏国山河千古恨（詩文通俗詩）

滿眼波濤終古事（詩文通俗詩）　離人到此倍堪傷（詩文通俗詩）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詩文通俗詩）　且將囘面向墻徘（詩文通俗詩）

月明古寺客初到（詩文通俗詩）　風靜寒塘花正開（詩文通俗詩）

綠水青山疑似畫（詩文通俗詩）　紅顏白髮遞相催（詩文通俗詩）

無情不似多情苦（詩文通俗詩）　青信愁腸日九迴（詩文通俗詩）

右八

相逢莫話話音乖（詩文通俗詩）　地遠雁多音信稀（詩文通俗詩）

閒結柳條思遠客（詩文通俗詩）　欲書花葉寄情難（詩文通俗詩）



如歷向夜月燭花新情

腦殘夜月人何在駱賓王詩 相憐先書鶴兵文苑

今日獨經歌舞地三朝詩 殆下霜月令侵門皇甫伯可

右九

風火年卜辭 每回卜旨即長卜辭 裁文李

明牌結遙今何在裴社工 異服殊音不可親幾次柳

幾個好花開白晝裴文 數株殘柳未勝春高駢

狂風落盡深紅色劉社牧 水遠山長恣殺人王維詩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裁吹同 羅衾滴盡淚應眉草堂原

鳥啼花落人何在裁文堂 節去蜂愁蝶未知三體卿

鵬上承應魏一日三詠許 雲殘鴻鵠亦多時習社工

綠雲斜鬢金釵墜草堂 獨立蒼苔自課詩習社工

右十一

理如四海堂文陽璽 世路干戈情整分裁文有



肉屋金幷生色畫唐音李賀詩　粉霞紅縐縷綠裙唐音賀詩

華啟所歷今秋雨敲次洲宋沈　銅雀荒涼鎖暮雲敲次温飛香

舊業已隨征戰盡唐音　獨留青冢向黃昏唐杜工部詩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絲鬢三体李雄詩　到處明知是暗投敲次劉谷詩

雨裏香魂弔書客唐音李商隱詩　夜深燈火上樊樓詩牧劉子翬

山中老狖依然在詩統毛萇東坡　磯外長江空自流唐音王勃詩

明月易低人易散詩統對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上三体李頻詩

右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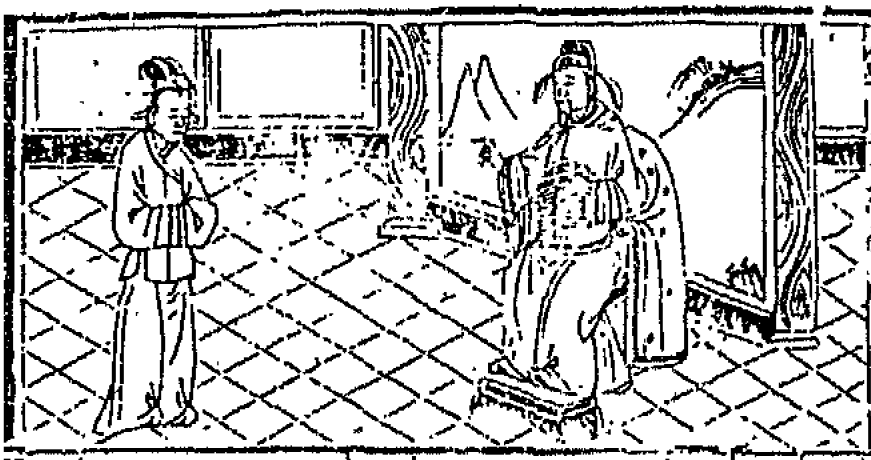
梁園舊事誰堪說敲次陳詩　登高望遠自傷情宋詩

瓊枝蘂月素知非草堂張宋　水簟銀床夢不成唐温飛卿詩

往士悠上增浩歎敲次陳詩　清愁幷上蒂餘醒宋晏幾道詞

豈知一夕奉君歡唐音李文山　腸斷綠荷風雨去唐音商隱

右十四



美哉乎此樂之音也（唐李白詩）
歌管樓臺（宋王介詩）
千年別恨（鼓吹譜）
同前（蔣春霖詞）

右十五

一見清明（鼓吹鄭詩）
風壓雲飛（唐杜工部詩）
荒堤暗徑（詩統王介甫）
玉環飛燕（唐章莊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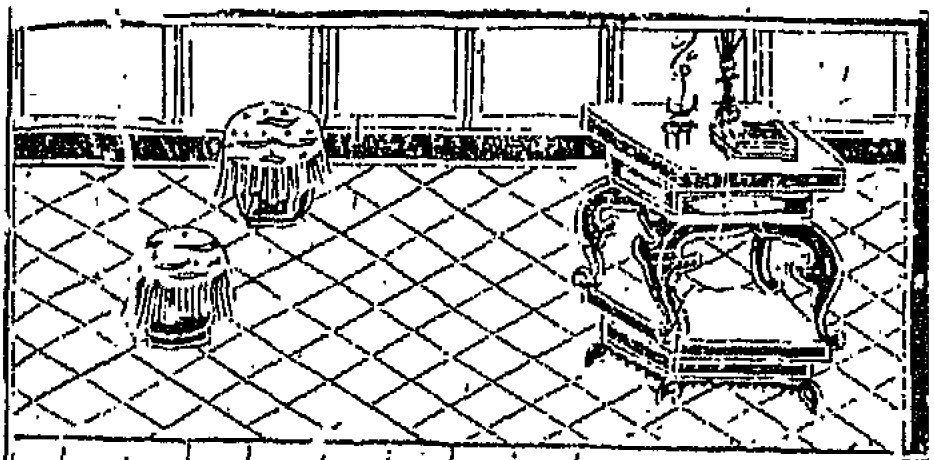
右十六

數行斜陽（鼓吹韓偓詩）
侍臣最有（唐李義山詩）
絃管變成（詩統王介甫）
情知到處（詩統前）

迎祝（鼓吹張祜詩）
山川（鼓吹張祜詩）
幾許（鼓吹譜）
寒潮帶得（詩統前）

每當時節（唐王建詩）
人物蕭條（鼓吹張祜詩）
野花黃蝶（唐音李義山）
只有義王（唐音李義山）

野塘晴暖（鼓吹韓偓詩）
欲賦慚非（唐音溪詩）
猩猩空信（詩統前）
莫遣黃金（鼓吹張祜詩）



右十七

落く疎星兩三清唐音敲光義　寒江近力漫流敲唐音敲江流

長疑好事皆虛事敲吹韓詩　道是無情還有情唐音劉禹錫詩

且盡酴醾消積恨敲吹紀唐犬　休將文字占時名敲吹孫元晏詩

秋來見月多歸思唐音雍陶詩　斜倚薰籠坐到明唐白樂天詩

右十八

繞門清樓絶塵埃敲吹韓偓詩　白石磨ㇾ平綠苔敲吹韓偓詩

酒力漸消風力軟唐音韋莊詩　桃花淨盡菜花開唐劉禹錫詩

「弘海水杯中鴻唐音李賀詩　萬里銘旌死後來敲吹張祜詩

世上英雄本無主唐音李賀詩　爭教紅粉不成灰張建封詩

右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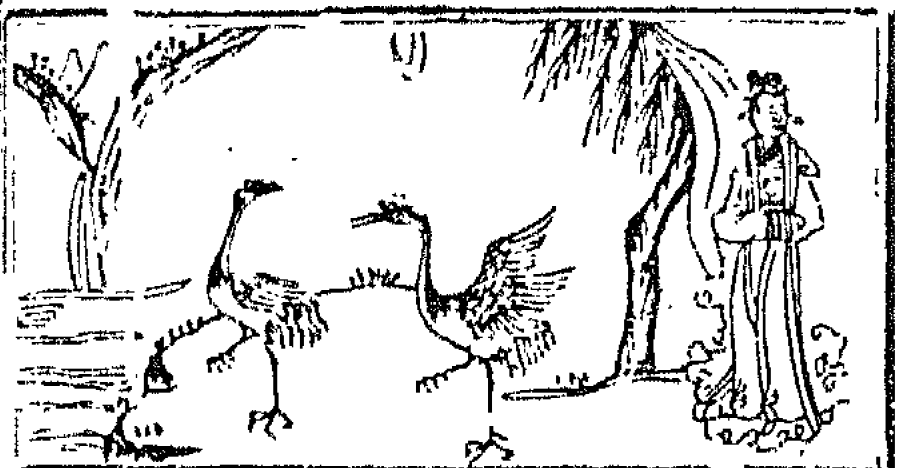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施肩吾詩　蓮葉愁紅煬碧波唐音韓偓詩

隊舞飄花進酒後唐音詩　浮雲流水竟如何三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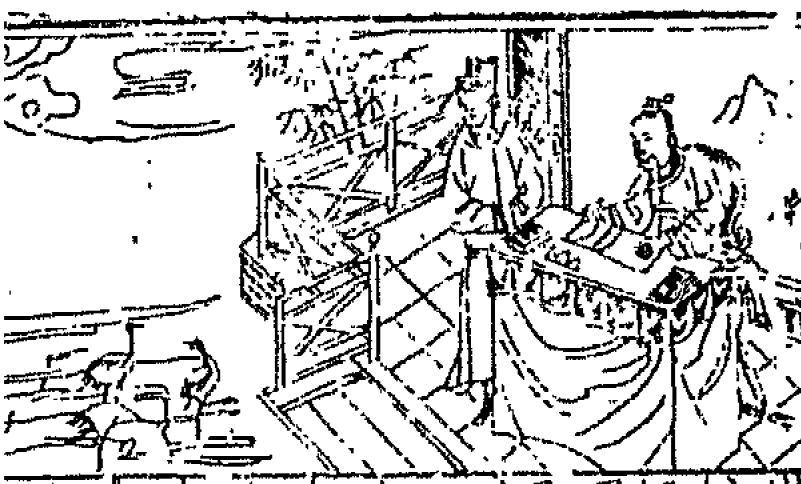
幽花滿寒汲江ㇾ吐　鳴磬不來風雨夜唐音韋莊詩



錄此畢乃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氏緝之訖
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子卻又何如姬曰天醫傳
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脉之符一門百口仗梯仙昇矣
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歷此修行既後漸訂品位猶
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尔何不偕往姬曰緣盡前世為女
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
聞南壁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
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上即嫡出與妾年相
若榮其榮愛視猶骨肉又嵗譚氏妾從行為時譚方門婿張
珪組蟬聯得隱綺羙膏極一時之富貴視寒金井水纔离俯之
冰蚁所見所聞非礼義者長者幼皆擯不與言王母亦忽見道
諭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乃工筆札每有吟詠緝以夫君一覽之



餘輒效其顰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母　失題風成風流倜儻文章冰鑑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椎辯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礼不幸宋鎢既訖元建方及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黯昏可恨刘整之賣国我主母棄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頗希流離窮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殂竟作騎箕之鬼物情感衰歇誰招碧玉喬知之　之遊魂吾道爲囂誰侍綠珠石崇妾名之弱骨萬言莫盡大略若斯不取火番幽明異路遂去明日福之曰諸父烏公以爲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明月一夕紈之被酒不能寢起坐軒前踱步悟天香於冊柱翫月影於素蛾已而前娣又進拜上言曰妾尚所求幸蒙允諾惠公仁者九義勇爲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若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紈之謂曰吾父佛波信奈何可取尚恐無人知若一兩人知我曰之家君聞哉！　就也娣曰記文域相也共



鍾女復至見主君寫詩七大姓皆在勸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出逃
梅日人皆相愛為主母有愛色主君同城雖云俊哉公甫
來城中之人定傳毒汝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願而
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謂然主君又告
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主母撫首長歎悲聲取衣
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右一

高墳雲斂營狀粧 唐杜鴻 嫁來長在舅姑傍 出唐音
郭知草動風雨起 出詩統 墜妻飜紅各自傷 詩統宋 詩

右二

雙鬟整玉搔頭 出唐音 百感中來不自由 唐杜牧之詩
留貴越華何處在 此詩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園詩

右三

大子紅顏我少年 出唐音 嫁來不省出門前 此詩
于今地卿長街裏 唐詩 萬古知心只老天 詩統宋翁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出敦煌 髻亂鉢橫時地寒宋毛介詩

不見玉顏空死處樂天長 故園東望路漫漫三体詩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三体詩 劒淚驚啼玉妻出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宋馬子才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唐白居易詩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唐杜工部詩 大厦元非一木支宋王介甫詩

憐既西風候橫牖出詩說 此心惟有老天知出詩疏

右六

血淚金鎗甘鐵衣出敦煌 江山猶是昔人非出詩疏

舊時王謝堂前燕唐劉禹錫詩 更於誰家門戶飛出唐音

右七

不見入神空見花二本詩 燈殘欲水月曉出唐音



入生自古誰無死　　英烈氣風憑留取

右八

側聞高鬟挿金印此詩統　　閨邸齊風八章此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此詩統　　英雄撲滅死猶榮此詩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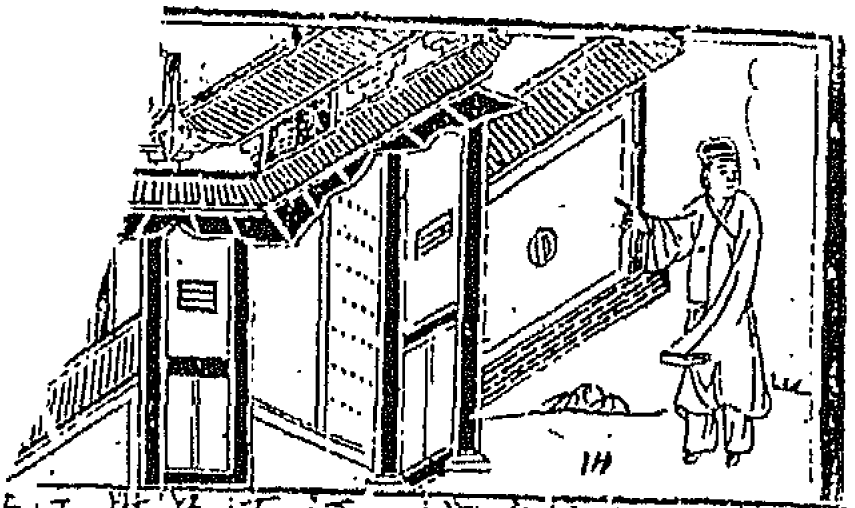
右九

起看天地色變涼詩統玉　　礪戈那知鵰翼長鼓吹宋

血汗遊魂歸不得唐詩甫　　新墳空壓漏夜哀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君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置兒項上弄之曰若遇兒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嘗成錢數一枚即兒所第兒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慎委知德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録之是父爲公閭欽差即命騎往文簡取水悦薄而驗之即見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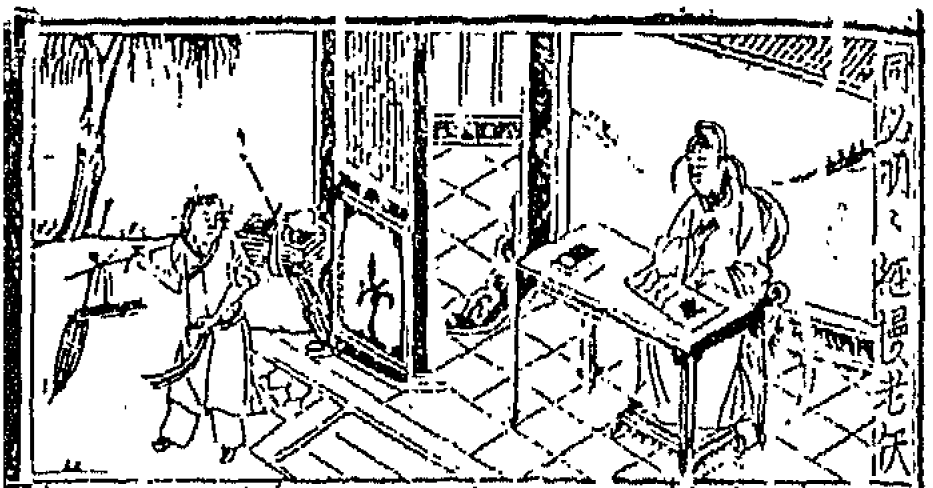


之愧一錢逝矣然在衆始驚僊公乃如言題一士於山堂神座側畔絹之又以酒脯祭之其夕姚來謝曰感君訪仙無吝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伯賁陵敲一曲世久失傳文家敬主君尚憶之耳頃以相授久忘其譜於袖中付絹之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猶恨不得其聲以傳人緝之庶譜亦覓絶焉

何思明遊酆都録

何思明太末人號闇河樵者通五經猶專於易以性命有住世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歎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為士為農為工商豈不可也何至為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各復數千言推明天理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天即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上即天上即帝非蒼上之上別有一人宫居室處帶冕垂旒若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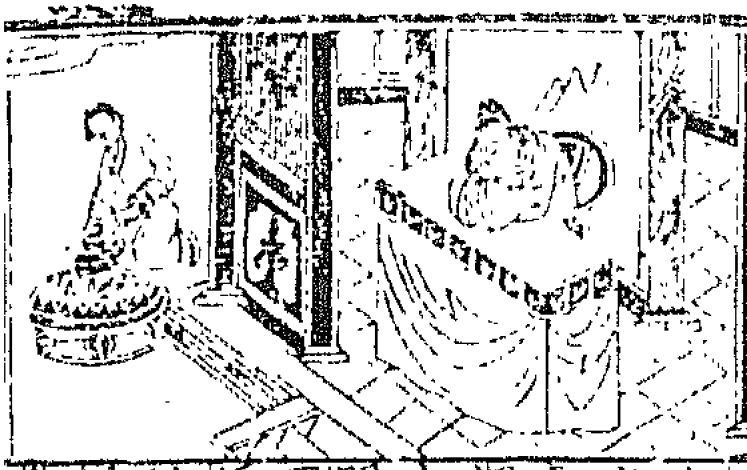
此也又有所謂三天之天三



同以明之經傳老佚天三帝九帝十方諸仙之多帝帝之稱即由是言之天非
鬼如增級之形帝非君則有割剔之事矣其皆尊漢張道陵為天
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為天妃天果有妃配乎蓋天者理
之所從出聖人法天道陵張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
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妃特謚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
之未忘也烏得為天哉彼之道陵天師也不敢遏指為帝而加
以師称所以尊天不知祇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
不敢指以為妃而冢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為是說乃所以誣
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見
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凶禍福之為也孰与福天之
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己之天為己之天即天之天是故舟
而燿卜天之君也靈臺懸占天之帝也三綱五常所煥昭昭非
日月星辰之光乎礼樂法度明明正正非風雨霜露之發乎則
之君与天之君決則必也禍也必以類而從天之帝与鬼之帝



合則吉迪福也亦以類而至遠者信之愚者惜為真諦之徒謂天為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儻倖之徒謂天不可諂淫祀是務然心之帝已厌之矣庸昧之輩謂常為可罔猶謎是為訢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乎黃蟲卜也而愚天曰此罔知每久焚香不可勝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淫憂喜其時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日加甚諸生從俗私為之祷恩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蠻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上天乎是夜卒獨心不悛敬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奄綿動倏之舉中氣勃上出急搗姜蓋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三教之大兒神之著其至矣前夢吾僻見過路老釋今致刑官械禄哉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恩明曰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後輩知果執之不惡也始吾病革附記為倉卒前視之已變為人今書於前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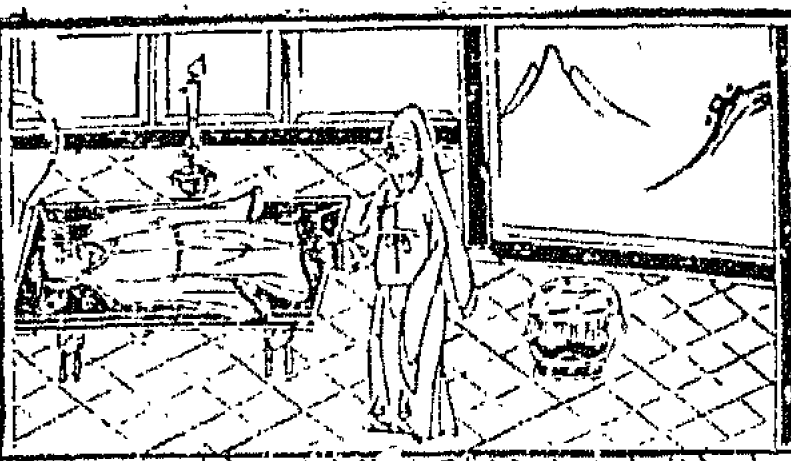


何思明病弟子祷祀

紅林錄曰余自召詩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乳
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已在臺其人曰鄧都內臺也余曰吾儕
不如所謂鄧都內漢其人笑囊余袖中戒顧曰子為之
余坐我內兩人持之行迴頭如飛時出前戒謂有殺既
入空濛中仰上洋上四無際茫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輩
囊如發牢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袖中
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髯髭頭戴回上人問黃
巾曰何謂對曰朱簽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
問何等皂衣曰黑等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
可寸半濶可寸許一朱字一黑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
門黃巾復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為何
所曰酆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
異曰冥司追人整整而後出者則以朱求不出者則以墨乘矣
覺笑謂曰然則我尚淺生也黃巾曰雖當陽陰生亦甚費周折余



見其頗有相慕之意因兒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王者我何能爲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周知而印加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凡世關密禁余頭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余去衣巾曰送寄有所收余短衣囚首帶枷帶而行又儀門一黃巾先去傳問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北堂下臺高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高曰所習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乾闔坤造玅詣微陶冶精醇寒溽元化究無中有象之蹟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潛疑以為躰翕闢變化以為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詆毀仙真誠訕道佛天至大以增級此之一至尊以割裂踐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千言天若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悅天之妹吳天其子為君而論天地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



乎補少年識夠砲不通滿而有疑祠周旁於一盞沸則解於一
隅不通則周遍有疑則剔時真冷岡子繆之士胡可員備考之
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採之復修註之畢皆
諭曰爾本合為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
降為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善曰此人面承服謝退有後
言可令閻獄折服其心數年持余下侍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
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滿幢燈燄煌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
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盛之黃巾以双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
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道冥和尚也忽問珠何為曰地藏王
菩薩願珠也獄中業上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
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
一長槽滿堆炭火上焰烽卜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
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帝吊之如懸鴉魚黃巾曰此冥
子在世不能孝友兄弟視如奉越輕藐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



鈎上懸一員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蓋
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
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閻浮總獄九流百
姓諸等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主之北曰剔錢獄
幫人於柱以刀錢之如裂衣特小耳燃之其上然動洗以熱醋
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錢十餘度蓋世之兇惡虐害良善
者治於此隣劫錢獄曰鐵圍獄上盡大糞池流沸如湯糞不可
近鬼以長叉上人下救之沿途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蟲又必
竹雞啄蛆於鍋中細沙之炒取成灰仍沒糞汁灑之復成人亦
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誘毀君子者治於
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宜引去那里道了隨逐出臨百步許
入一門扉曰燒飛龍灘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池沒又數
輩狀貌醜惡以鐵蒺藜入九竅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股間



何思明游酆都還魂

割肉實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頃業風一吹肢躰如故又有鐵蛇銅犬咋入血流叫苦之聲動地皆入閻請要之官而招攜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為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凡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乌思明相識者觀畢回省當司納珠還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送歸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此相送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貪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関中一関新創額曰蜉蝣把関者知余隋者俾作蜉蝣関銘余請命名之義彼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朱夕復至猶蜉蝣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以酬之銘曰

有官者関鎮厚也也有赫其威把関吏也名之蜉蝣精取義也凡厥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蟲一日



艱也南關浮提光陰易也憧往來扇少慈也請視斯名悟
厥譬也六道四生旱出離也逍遥無方詔忉利也率為天人
關司殺也敬聽余銘殺弘誓也咨尔幽靈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三更行抵家正見身卧地上燈照頭邊
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不覺跌入屍內恍然而悟
矣其後思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益無瑕玷號称廉
蓋有所儆云

兩川郡轄院志

京口吉復鄉唐吉温之後宋建炎間有諱深者補閫之金壇尉
遂尔家焉子孫世為金壇人以貲雄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後卿
生有異質一日重瞳与肘陵富室趙得夫妻彦益為女交寡居
復鄉氣豪飲於家數三人嘗挾重貲滿閩訴間時武林婆嫡秋
娘陶王簫極声樂籍得夫產益与妃思專復鄉愛勸止之往來
自若歷二載資業一空於是言還舟治裝而出買笑纏頭揮



復卿与趙善三友交會
不吝又其平聲矣二人私議悉嘗美載以適武林門力老小
皆不顧復卿患之百端莫能然而入閩置酒与別席問苦口規
諫曰吾与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棄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
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妻子計乎則祥應之曰兄言是再
輩知所警矣復卿喜福州生理如意往返三秋纔方返棹比過
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
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酎酎爵再
三情礼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悔
無及矣所恨煙花濺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
昨過其門如不相識毫叱使去惧為已蓋必殺之而後已復卿
解之曰二公平生數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
怨為人命至重切不可輒興惡念但早收拾回帰若要本錢此
間一一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銜杯酒逐婦遊貧
弱不相卹患難不相顧大戒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



三友共賃閭漸為商

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拏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飾顏色光華頗以為訝款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客舍收拾少候數時禹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欲我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捐拋耶夫何意盡遇疾削子妓家將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復卿往哭盡哀繒衣殮棺殯皆如禮仍剳羊醑酒設祭於殯所靈隱寺僧合比開舟又携酒殺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　一盃真淚雙垂　遊魂好共故人去
莫向東風怨子規○人間急景似飛梭　枉費黃金買笑歌
斷雨殘雲休更念　相携蓮社禮彌陀
秋月春花閑妓館　清風明月寄僧房　欲知人世傷心事
渾是南柯夢一場○名妓兩人色俱嬋　同恨看花客去遲
絶似章臺楊柳樹　別人手裏舞腰肢
泉路法王無赦限　死生　江切藏時浪遊名　卿家恂聽妻孤



復卿三友歌武陵幻獨

斷盡人腸是此歌○舞罷歌闌休繫筆不為少年留
早知白骨無埋處　悔取黃金換土丘　右六首

將畢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武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
殞殁之狀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為之經紀使不失所
無憾之曰賢夫骨殖待歸已過杭必當取回貴卿求葬地安置
勿慮也已而復卿異貿遷兩所獲利十倍躬往靈隱寺自啓殯
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葬百需所出皆自復卿
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一湖間俄
值元末兵亂人咸罔知復卿無以為計默坐于家翛然若益
聰決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若益曰公憊甚深念以有
重憂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慨曰無為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雲
衛公宅眷言乞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
歷過搶攘安然如平時至戊戌已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
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為四川潼溪縣尹於山中見旌幢羽馬從者



百餘氣又甚和謂是上司官員不道傍侯其過至則後卿也趙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叙話問鄉曲及其家甚詳徐於後卿為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丈謝世以來服已闋矣何得若是後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隲命為陽川都城隍院主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員已奏保舜夫彦益矣早晚將至子當為吾脩其廟貌吾當為國福祐生靈況爾少年下到官守臣吾陰相君至毅名徐伏手請教吉公曰廣恕兩字行也惟廣可以得身惟恕可以近民廣則心有養恕則民易親民親化行能事必矣言訖乘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望村落衆有故祠一所峙于上旁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頹圮近聞稍有人見騎馬導從出入其中頗著靈響老矣聖獻新其規宇尚未與工徐聞之乃告以見後卿事即勸



探使寅酒中

像于堂中公得大字盖平生所

文刻碑亭公事蹟由是盛大振利澤昭彰遠近之民水

疫禱輒立應後除任滿便道過家訪親鄉二子元禮元信者及

兹事元禮曰余兄弟同爨二人言家貧公曰豫章為兩川都轄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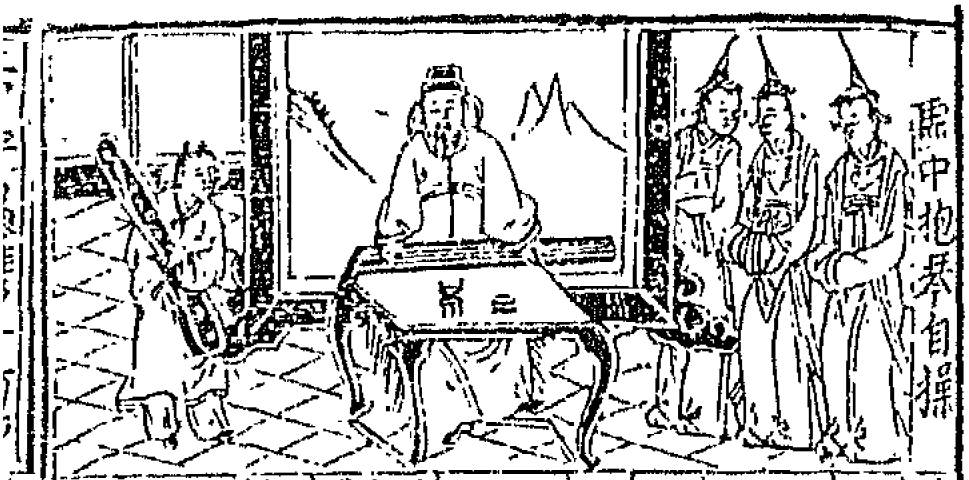
判官來日起程故詣手別近有至自此陵者傳言其家亦得豪

如此皆夏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為神而於二君亦

可謂王死而骨肉者也明年徐再往謁于廟則丹碧煥然

時有羣牲牢酒楠榮日無虛歲村人家戶祝迎會神迹

顯著香火不絕云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 李昌祺 編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孔敏 訂定
上沅縣 知縣附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何景春 同校 綉行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杨州江都人為李章閣授經即時君順天都東與國史檢討貫盧中為隣賈祠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瑯珮音逢萊音皆敬仲所鑑定守愚亦雅好吟詠燕閒綠綺与賈交游特深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之女為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詹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道就賈李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為粹舍與与共切女逢萊同讀書李盡深相愛重賈妻戚之曰使逢萊他



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七 記 賀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族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踵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巷猶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入雖逢兼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怏殊甚逢兼雖為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正凝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逢兼一日以白練帕畏象棋子擲粹上按視之上畫絳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辨重臺　曾是劉晨舊看來　只好天台雲裏種　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樂含春襯素羅　歲寒心事諒無他　綈令肯作仙人伴　其奈孤山處士何

賈女与粹舍同讀



用絲繩繫荼酴三枚墜之與逢萊逢萊視有淵山處士之
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裏情不白惟悶之而已未踰時值元
宵關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券必住乃潛伺于其
門更深人靜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逢萊与丙三四輩上轎
婢奴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
上作詩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　銀燈影裏見驚鴻　緑輿亦似蓬山隔
鸞自西飛鶴自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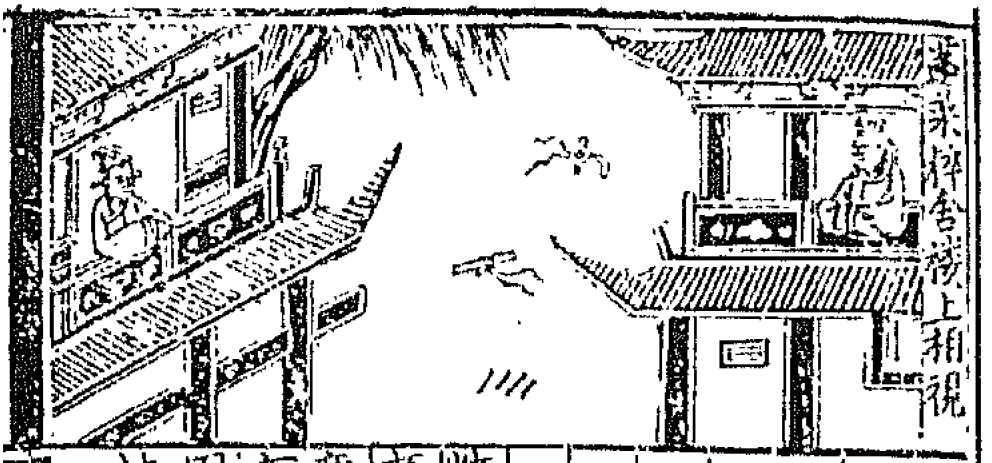
逢萊知其粹也欲呼与語詐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敢啓口亦
於轎中微吟詩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　梅花肯負歲寒盟　調羹欲問真消息
已許風流送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勝感歎歸坐樓中念逢萊之意
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濕颼起五色琅玕夜斫洗　嬌嫩啼聲擬誰嫂
九苞文彩如霞綺　鸞飛忽作丹山別　弄玉蕭郎空鳴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　瑣窓綉户空明月　飄飄掃雲俱朝天
可憐相望不相將　下誦甕裏伴凡鳥　不如交頸雨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貫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說曰往在都下与
逢萊同李有書數册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兒还也婢不悟
是詩持去遞与逢萊讀之垂泣曰嗟乎即尚不能諒也乃作龍
劒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寓以魚錢象其古文真宝中付
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还之婢送粹所捐
之中笑嫻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劒合曲也曲曰
龍劒埋沒徹閒久巨鼇書徵鬼夜守蛟螭藏魍魎走精光横
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鍮至宝稀世有奇姿燦人声越甬鑄
膏潤銕鳳刻首龍劒墾新雌旁静垂流電森飛霜彩含淡
刃拂鮮麗嚴圓金宝珠貼勻空觀之誠非良賤請玉帶間於



豈紫焰煌七明瑞瑞星斯中白事豈常邊烽莫放佳一去隨
耶江龍勿驚是龍精蒼蛟鵬翼拂清水雄作萬里別鵠儔千
古情難罷瑛瑰何日可復并會當邊風雷相尋入延平納
劒莊林妙然冀重龍我匹我匹久卧覃水雲一雙騰懸兩
地分夏山仍越聲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潛蟠
然一躍同駿奔駭浪驚濤回蓋感始知神物自有攜手秋萬



魚笺曼賦斷腸詞　挑花染帕春先透　初葉喊黃蜜未遲
不用同心雙結帶　新人元是舊相知

逢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　有分終須到底圓　鴛女婿為新女婿
惡因緣化好姻緣　秋波淺已銀燈下　春筍纖纖玉鏡前
天賜赤繩先繫定　從今喚作並頭蓮

逢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和順夫子。一家內外，無不稱嘆。則與梓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所作，編成一集，將題之曰：翠葉軒。序於首，閒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二三，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圓上水加玉釧寒　杏梁棲寶燕　菱鏡掩孤鸞
殘棋未成局　圓荷猶翠乾　綉簾生色盡　愁下幾秋看

白苧詞二首

湖邊春水綠於藍　畫舸青旗逐畫潭　日暮采蓮人未歸　滿船風雨載荷花

越女新妝出鏡心　青銅雙鏡對菱深　長干日暮人歸盡　獨自劃船唱白苧



嫦音勇韻縹簫龍　梁塵飛隋遠凝空　秋波四日越揚波
餘殷猶歌還在　歌當細聽杯當耕　綠鬢朱顏能久待

其二

聲如蒼玉觸鳴璣　踊躍錦袖紅池衣　迴風激雪當世稀
飛身按節談如飛　香鴨豪上髮髮墜　代逝夜靜紗燈暉
紋綃温暖腰肢

秦臨曲

芳池水緑薄　曲檻鳥声嬌　鸞鏡紅綿冷　蛾眉翠黛銷
泊容舒媚笑　幽思結柔條　絨指收花露　輕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　羅帳涼風動　水匣掩香紈　繡衾誰與共
寒影度疎簾　獸爐寒上煙　銀缸芳燄滅　自脫翠花鈿

詠眸

鴻翔鸞粉　新衣染嫩黃　風流誰得似　兩上宿花傍



逢萊收盜命埋故夫

謝大姊惠鞋

蓮船久遠寄將 緞羅猶帶指尖香 窗前著上無行處
獨立花陰看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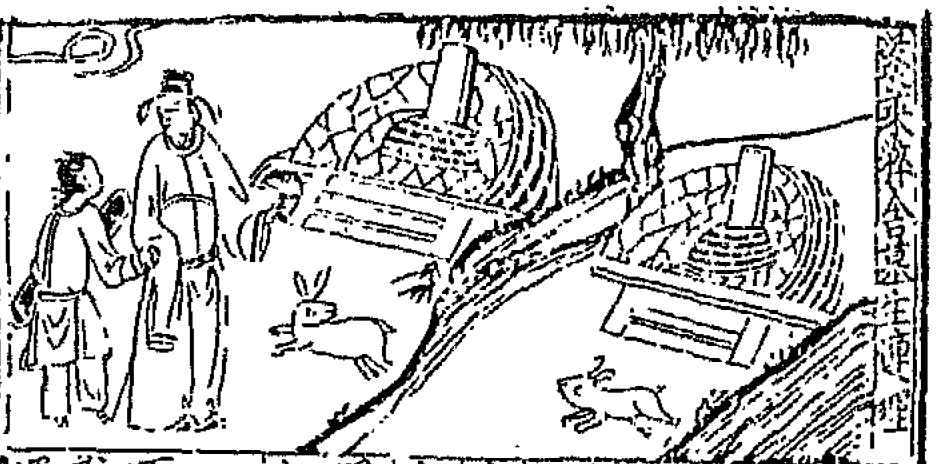
詠並蒂芙蓉

植物生殊稟 應知造化成 深閨懸悴質 兒女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園綠織上 秀雨後天 惟應能指大 咬得寸根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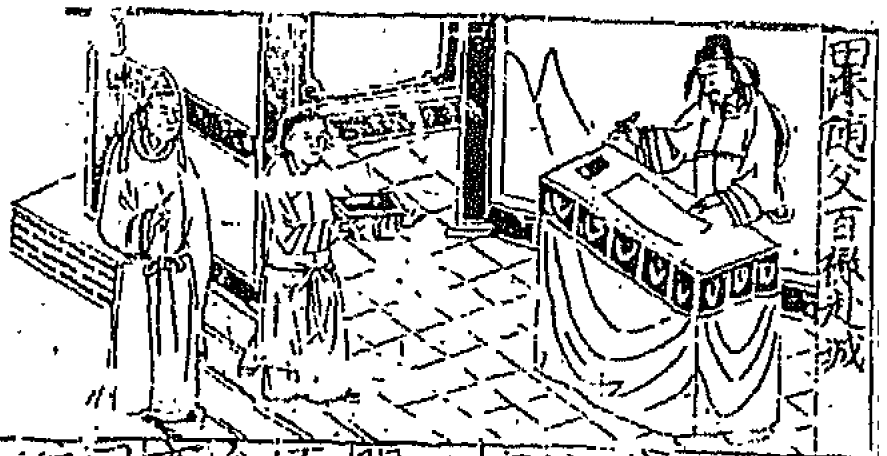
解時才名籍甚當逢萊欲鴈之者逢萊苦口止之曰今風聲道
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
獨不見王仲宣懼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
之亦無意於此八必親老躬治中物故又明年為至正七
年閩城為盜所據城中大姓家避匿山谷粹亦挈家資盜踪亦
得之盡殺其一門留逢萊一人不殺將以為妻逢萊知不免給
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歸將陳設令我上亦何以為生乎盜



事將軍終我乞理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冤所拔佩刀為報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于傍曰吾儕矣吾儕矣貝達乘便取刀抄土掩之達乘即舉力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盜感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遂還達乘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擲兵普化為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安定城民方獲業又數年有同舜冤者跪泊訟達乘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塋至則兩塚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為連理塚樹閒人至今拜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吾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請生曰與福游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追逋嘗曰吾平生擅事聲利



但長得好數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向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柰何使去且官清穫冷路費艱難公宜入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儕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數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牽序朋好群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今嗣晚開先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晦晨洙解裝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梅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稍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傭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心感激明日請謝至門婢笑報曰前遺金即我矣請入內聽美人出相見於閨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但謝遺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矣謝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與關為誰與張氏親美人曰此為平陸成卻故城也姜文莘妹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喪



祝枝林中遇美人婦

獨酌居坐久茶至再祝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窓含君喊
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欵曲皇倪妹甚即陳酒饌設二席
與祝耦坐上中勸酬極至語雜謔祝以其祝氏姻姬不敢少
嫌美人曰聞君詞倘俊才雅能感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
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出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
家所藏唐賢遺墨示祝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半翰猶多晉
真跡炳然如新祝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微奏舊絃別出佳
般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黎杯酌祝七日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裏王誤作高唐夢
不是陽臺雨山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寞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賦
一首如何祝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祝芳華信易凋薛綴此旨紅尚猶涙
委地白仍矯前墜速如辭樹祝飛蓬似恋條薛



夫人与洙峯盆数話

鮮鋪新藕綠洙　草暨巧栽綢薛　罷賀愁先殞洙
香魂應莫招薛　熊衙歸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晞露洙　衝薰犁起颱薛　遇晴猶有態洙
經雨倍無聊薛　蜂趁低薰架洙　魚吞細雜漂薛
輕盈珠履踐洙　零亂翠鈿飄薛　鳥過生愁網洙
兒嬉最怕挫薛　祖英淨雨潤洙　殘蓋漾風潮薛
積恶教童掃洙　沿流清水漂薛　媚人沾錦瑟洙
論名入詩飄薛　玉貌投前箔洙　冰容妻裏消薛
芳園曾藉坐洙　長路或追鑣薛　羅袖頻誠辨洙
拘雛僕護笔薛　折來隨手盡洙　帶處近鬚焦薛
泥宛猶康漆洙　凭空更寂寥薛　棄濃依自尊洙
帶宝子倫鎚薛　豈必分茵溷洙　穿恩上砑硝薛
香餘何吝寡洙　珮解不須邀薛　治態宜宮額
痴情妬舞腰薛　粧臺休浪擲洙　記段伴可憐賢薛



眩成美人山小錢雪之寓訖被已二鼓延入寢室有簡拂几
水歡情極其繾綣依遲切七叮嚀洙曰即約輕言若貴東知之
彼此名即丧盡矣次日汝卧衙五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
無事再來勿效薄倖也洙家路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
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无
知者惟賞花玩月聚白弄琴幽書人間之洙一夕与洙論詩曰
唐人喜作回文近體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
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遵曰四時
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残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撞風　雲開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涼回翠簟氷人冷　透心清泉夏井甘
香篆飛風青縷裊　紙窗明月白團團
蘆塵覆汀秋水白　柳風拂樹晚山蒼　孤燈客夢驚啼鳥
獨鴈征書寄遠鄉○天凍雨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登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与珠聽珠歎其敏捷將滿盞屬和美人曰此所謂未挑瓊玖敢望報乎珠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依回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入簾飛絮白鋪茵

粉落情香霑衣袂　浮甕未涼消暑　藕盛盤冰翠嫩寒

斜石近階密筍　小池舒葉出荷圓

殘日約紅霜葉赤　薄煙籠桐晚秋卷　寫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卿　凭欄久望遠寂的　月撣箱拭冷敲城

濃香潤足霞杯滿　淡墨梅横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絶好妙詞但乃韻俱和用善矣珠曰君子不改多上人輸一籌耳珠因曰獨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産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謝安以天人方之猶亦有慙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司馬能彈美命商供受苦辛使乎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因笑言之固為優矣珠曰濤妓安可敵不敢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恩紀異錄云高平
里鎮蜀當關憲段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
椽馬曰秦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寵弼佐三條椽有
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慧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乎不
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国蕉葭夜有霜
月宵山色蒼蒼誰云万里有今夕離愁哉況蜀都繁華長安作可
以伯仲仕牧而尤善製小錢至今蜀人號薛濤箋余嘗愛其文
薄之非知濤者也酒酣尤陶采艇以入珠耳墮一付美人謝曰
謹當佩服循君子之常在耳遏也又踰時珠母病遂輒講歸侍
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迓其父不來恐有他遇乃懷悩曲
怨之會珠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
耶珠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遠之今遠人三月矣珠感之曰三
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遂命曲示珠曲曰

黒設薄劍難為鋒　碧玉製宗寧御風　歌深阿膠終紛解



清塵濁水何由逢 遂請看綠草南園蝶 並宿花交花亦悅
鴛鴦語已不相離 那李秋胡便長別 東隣美女紅玉被
雲綴鳳機成素雁 兩意纔情肯輕許 幾然折齒將如何
深上永巷閉風月 錦帳蘭閨誰知血 血點年深人尚紅
至今兩在同心結

珠愛其才色情恣意深美人亦重珠文采傾竭不吝謂珠曰向特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句庶見吾二人相敵也乃以雕鴨爐焚香紅氈鋪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趨珠曰昔韓昌黎與張籍郊有城南聯句以斗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珠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銷鍊 池星似撒琪 珠 天空河影澹
節換斗杓移 梨攲低亞砌 蓉羅密葉雜
草粉螢火亂 林巢鳥棄軟 徑石形疑隱



芳花色似姬詩　綠蘚滑沿水階　幼翁靜掛鳳洲

雙燕收散局辭　琵琶上絲絃詩　功名昔遠近辭

警馬響紫塞詩　銀作觥舉巵詩　滿斟勸君莫詩

秋勻斜照簷辭　髮惜清鏡詩　宿鷺特梁如辭

驚鳧下渚疑詩　地幽不問津詩　成連傳遠調詩

妙弄水紅桃辭　雞窓識堅操詩　緣深天作合詩

碧垂鬼斧扶詩　幸已逢良友辭　難我過少時詩

怒勒劍契闊辭　頃倒極淋漓詩　蓮實綠琴軫辭

荷筒碧酒起詩　鯽吟紙卿所辭　旗喚小鬟舞詩

殼破開蜥蜴辭　原雁啄給鉤詩　菱頰絨手剝辭

肉後利刀投詩　令慈航行速辭　誼清曲賡章詩

勸酬蕉葉汝辭　講論雅呼而詩　公脫嘗瓜果辭

酸酸嚼橄欖詩　艷林洋現白辭　異器珠玑象詩

酥湯進案脾詩　渴來便茗好辭



酌後快水宜 妙句聯將統 狂心坐已馳 前
釵庭渾可愿 卜具早教施 不用尋扶策
那須聽竹枝 娟人當語謂 悶醉蛾情知
咬處珠鏡墜 韜時感處宿 叙舒金潤髮
釧冷乘生肌 小心真供謂 竹上最新詩
風流雲雨髮 究轉艷陽詞 步緩腰波裊
髮低耳語私 夜永防簾聽 午浴避潛窺
纖腰含蕊脫 郎嫌羞笑吹 妾雖休畔紙
粉汗拖前波 暖玉溫龍笋 春波指露蛙
雲偏鬆綠髮 浪動青蛾 狎邪歸重
嬌顏何源微 撥鴛新雛浴 髮膩宿油脂
前鴻高文舉 崔鶯記世姿 未敢建高好
只妨頭前落 何妨空題華 誰家書結褵
深脫前門閉 從兩只余知 慎勿前嫌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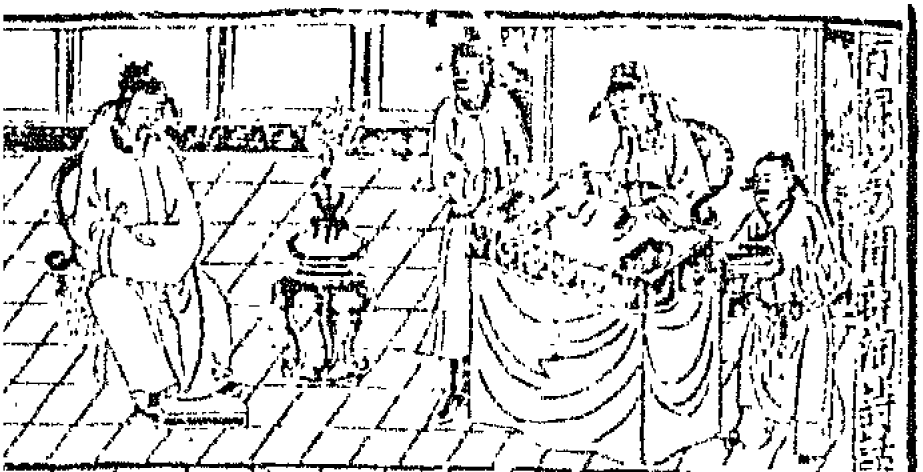


父子同張氏訪惜逝母令惜為請芝顏同異咏松頌祥
永奉閨房旅辞長陪堵墻遊洙太山如不讓華
此志竟被虧洙

或曰洙館來偶過汗宮因勸可禄閔公綱母曰一啼不勝傷氣俾之仍宿衆舍豈不便益可禄曰從開館之后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數艱一季余后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太監不敢盡其辭而以是說洙洙告歸張諸使人視其所往刀半途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有禄无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恩此數又无坡館大以為怪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實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竟夜詣李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迟歸家舊矣張知其詭呼逮洙撲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反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光廣文亦在聲聲要有來相尋洙豈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



如有私養當以實告勿隱也珠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促謝曰此父親見責非賤子輒敢私張曰豈家何嘗有親然在此與諸兄姊妹亦無事平甚者必禁也今偷自愛不宜復往珠唯卜抵暮果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然蓋實教毒於此也與珠痛飲且敘歡情戒曉美人說珠曰從此求別后會非期死汉將蔡乃潑墨玉筆管一枝為贶云此珍物也即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珠是夕必再去有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珠所為稟告百祿百祿大怒呼帰杖之珠遂出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文聡何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吁珠同姓郎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夢張何景崖宇俱死但水碧山青抓珠依稀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詩人薛涛所葬后人因斲谷蜀中詩有小桃花薛涛所賞之句遂饒桃百株為春游賞之所貧即住過冬



清也且所謂紹平幼子潤菊乃平顛悉也文孝坊者城中亦无此額而文孝今為教宇韶教坊也教坊者教女所居清勤樂教故名教坊也非游而誰哉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應酉川鄧處候向駢平生所貯當駢偵當時藏家无有與與紙背詩坊也熙所藏諸帖又駢三元孤拓其最多蓋元与杜當有詩贈之即錦江臘酒投閒齐幼出文君与薛濤是也其為清之灵无疑而物出於駢者實美无爾深究百祿其必為然七然其終為所感慕還還廣中宝藏致勃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京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縣宪丞組他鳥

青城雜録

至正間有道士真求無文圖章不知何許人客成都玉門下遇明衲曉其深於書學號文武才王雖高之未於奇也惟洙以衡書天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周陲登觀司方令天下太



平日以極盛而望在天王觀之固以為高純肆志之日惟吾自
狗焉是務為知其危在禍蕙觀之善有甚不然而宦官裏通而宦
官氏宠而横恣昧雪之徒又以滿牒兒法蠱惑君心賄賂公
行是非顛倒大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弛備朝
政紊施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隙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
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无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
慈親王陛薄舜卑求賢幼士選將練兵節用節財深為之備万
一禍生事動卒萃士溯即便指麾奏效舉先起誰上以紓君父
之急下以全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鴻勳然後杖身而退古
不言功懋講高蹈世守南紀使執筆之臣書為大元宗英烈在
金匱玉之万年豈不韙哉豈不盛哉王怪之曰不然而風狂病
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侍執尔送縣官矣二人漠然而退計曰
再宵幾內視亡神四者尚何敬以有為我盍求賢輔佐之
登于不定論矣不去禍且至於是乃請於帝鶴駕而遁之本无



詩曰

平生智略滿胸中　劍拂秋霜氣逼虹　此地蘇臺三千客
要將事業在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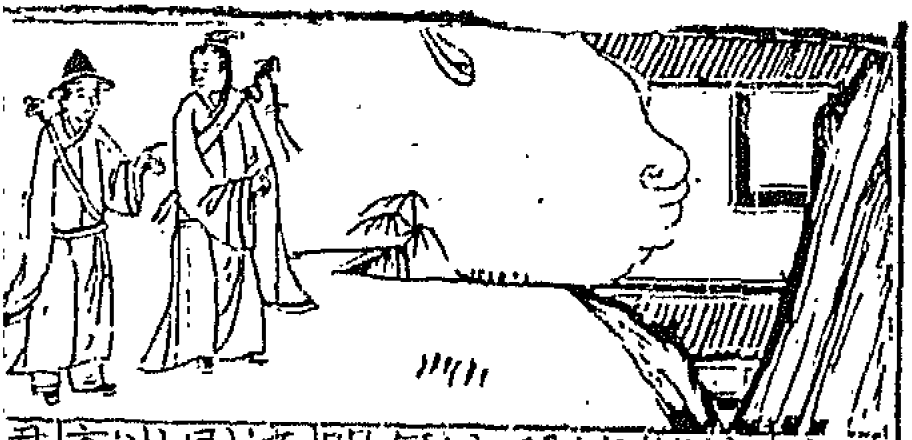
膽氣堂堂七尺軀　壯心肯作俗儒迂　一編述黃石徒為爾
自有韜鈐一卷書　笑蔡出匣照寒鉾　上階仗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先用處　論將豪傑侍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越乱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陽戍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蘭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艦舟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遁害王思之百計奪二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沔黃聞其書礼請之不至翻然又蜀既而明王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

天朝既平群寇四海一家若美兄君彥為西充縣丞君美往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溺獨君美負得一板漂沒



岸因而不死坐行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帶銀數星在急投
近岸民家看病療救因得蘇醒踉蹌扶得計无所出民家翁親
其辭貌知非常人頻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繼步忽一道士前揖
曰衡君一舉如此我視之真文一故人也吉以困苦之狀曰先
憂也快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室奢顧數人列
侍左右俎豆倫水陸之珍歌妓舞樂聲容之盛与君素諾積歡君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乡隱青城
忽逢青娘其為喜尋追不可言所惜壯心間落一事无成願仰
乾坤動搖帝棲索居閑處有悵故人乃与痛飲七斛氣豪論談
遂起本无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乎思子曰
君子知微知彰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
人哉吾从漢將張子房焉子房謀誠史冊不必數論不相与論
其幾乎天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視開



雖於高祖而為高祖所感子房之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隅
并傑於高祖而高祖所以天良高祖為是三傑之目前也子
房知之請何為不為小試之辱表族之禍子房漠
然無意天蝎不經於猶豫而往於自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
房出奇无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閒愛封萬小豚偶語不先
發其知我為奇如武識所謂大丈夫也矣固盧曰吾於荊得一
人焉曰陳剛韓於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
何時而已乎閱歷親見其然有志大事從來閱洛豈是浪遊及
閱趙祖登基鼎定大矣故有屠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已字觀
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雲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
引高蹤不見痕跡所謂萬大巧於至拙滅大智於極愚天下後
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窒奧
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又亦有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哉
君美曰二公鍊就名山壓笑富貴回關萬論過以未能忘情首



豈不為循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謝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遲何如此之下大循行救單站卑呻吟儒之士甚經鳥伸道哥服氣仙之糟粕君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后至一山石中有蝸窠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急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咋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顆黃金百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无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遼東白鶴空留語
天下黃金謾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殘軀付与后人哀
東風万斛曹瞞艦　盡化周郎一炬灰
固靈續吟曰
豪傑消磨數五陵　紫衝玉帳飛狐層　眼前不是无英雄
身后何須剖棄尸　當道有蛇絕已斷　滄江無馬識雖渴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鬪龍爭血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府公不能出其君乃數
日後縣尉一吏執杯酒謝於二公自歌以侑酒詞曰
乾坤如此欵狂事變涼才簡儻濃物初非人民俱禍非是
舊時郭世事治如棋子局局方知誰着高手敗似一場春
夢何須發嘆咨窓前見處浮水與卿攜燭看清宵酌到更
雄身後畫淺語側鋒鼈銘看破浮雲交態休問誰強誰弱
欵乃篷一曾歸去似來東鴉

明日求歸二人曰君有紅線今有碧線留今送君也至則一好
女子其年可十七負竹箱隨其父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
曰後會難期請為君奏琴君線端箱取白先四大如雞卵乃雛雛
剖也二人引而伸之飛騰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
虛空中見電光金鼓交統旨渾君美服戎衣仗不成步回望其居
旨求蓋亦蓋亦已無各主矣乃氏人身公命君美王



其猶心膽俱落矣二人所在獨碧線時立君美閨皮愛中酒共飲同夜握君美手東西而臥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牀錦碧線已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婚單公鉉為廣信門人道婦翁事亦奇此胎合為

秋夕訪梧邊寺記

洪武初江吳沈郎年弱冠美姿容詩客薩天錫字辣伯皆為時輩所推許嘗和天錫過高投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　楊柳蒼蒼映湖水　閶門過去過盤門半捲珠簾畫梭裏　鴛鴦無定遍沙鷗　東風落盡梨花館娃宮逕走麋鹿　清夜鬼燈龍絳紗　三高祠下東流續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后傑應傾　歲亡春深虎丘綠

○東南形勝數蘇州　一片笙簫佛江水　小姬白苧催客舟徒指蘭橈經日東　一聲棠歌棚臨鴈沙　粉牆半出櫻桃花珠香雜蝶飛不去　撲落輕塵剪頭絮　只歌子夜與誰聽



韶家居眼勸欽仕　掷陰吟散柯亭竹　花蠶偏舟去不回　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後利其賄或乃孝廉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絃絲無寧月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擾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逋逃差可避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舸載巨編載酒偕重賢遊姓名隱僕間久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慕彭蠡之清留連郡邑吊古尋幽投稍識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墨陸行最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董龍牙籌府計切雖之利哉時益效倘秋雨新漲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坊琵琶亭吟曲司馬青花楓葦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眸四望徘徊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乃取酒共酌聞月下仿佛有歌聲若遠若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戚曰得非湓纖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唤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若太戚豈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籠慢撚隨足以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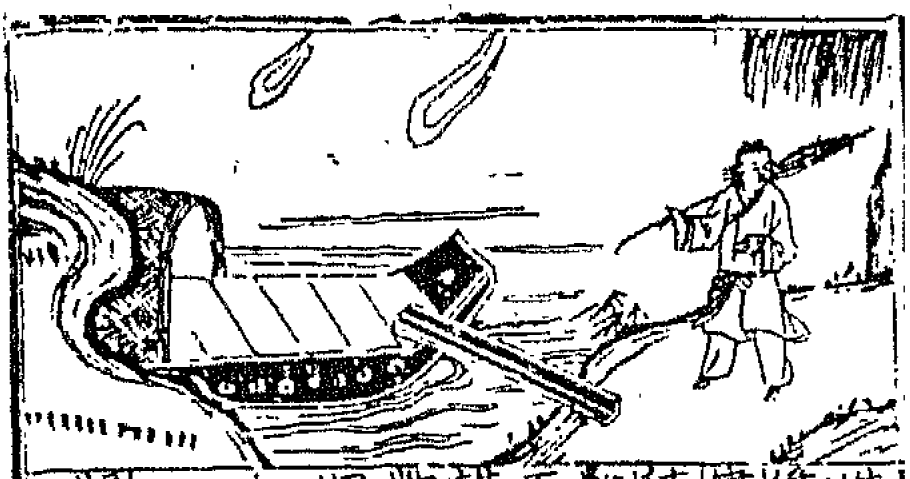
徨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部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過盤回舡意莫知其何故獨詣迓宅好事多情豈曰往究其實訪問之間了無所見與闔眸倦方欲言忽忽奇香破鼻經綿而來乃異之延竚以俟若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香爐一抱紫羅綉褥舟上登階意必貴家宅眷暫寓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延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部懼共使人搜索趙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前代不問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作梁間婦見目無亦大過乎部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簡離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遞入曰欲陳本末俱駭君聽然吾非倘於人者幸勿見訝妾係漢陳王寵好阿嬌姊妹二十而孤適于吾近二侍兒一名蛾一名金鈿常時之物未皆落漢陳氏無嗣風情不改為怪也麗人曰妾兒尊獨居無以適意每於初吟春卿遣幽懷詎意



時尚為諸即所據敗與浩歌而返今幸望此[illegible]
以償矣使細蟬歸取酒殽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即席者和
昨日所謂之令奴嬌也記曰

離上禾黍嘆江山依稀英雉在上石馬銅駝荊棘裏閱遍幾
番異朝興廢飛燕烏啼鬼只今猶說西楚　燕悴玉帳憑誰燈前楚面俠交飛紅雨鳳輦幸車
行不返九曲愁腸謾君梅辦疑粧梢花飄曲回首成終古擊
碎唾壺鋒仙觴盡看嫵

歌畢勸韶盡飲數杯後韶家張范發議論風生與飛人談元末
群雄起戚事歷歷如目睹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飛人曰春秋為
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竟言其為人抱
負然而少英斷買上焉而時哉徵妾任臣僚非才者飛如陳平
章魏平章皆斗筲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初山
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勢閑官武弁則終情酒色交遊



惟事空言城門救而弗能容盡哀作飛揚九江陋而邈於建鄴
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兒復潛弒喜糧頭居殿位改元
建號弟兄井底之干陽城臺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拔
鬚臂拒抗膽獨揚豕嘗蛇狙大將已戚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
踏於前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器識雖佛之秋居莫昧風塵之日而
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群雄逐鹿之秋居莫昧風塵之日而
謀臣猛將佛士才官屢上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飛人麥然泣
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
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麗艷日空殘壁
碧草寒煙鎖故宮　陳跡莫燈油欲盡　牡丹飛鵲畫長封
憑君莫話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翠容

誦畢乃和韶即依韻寫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事已空　猶留殘月照江東　環不見新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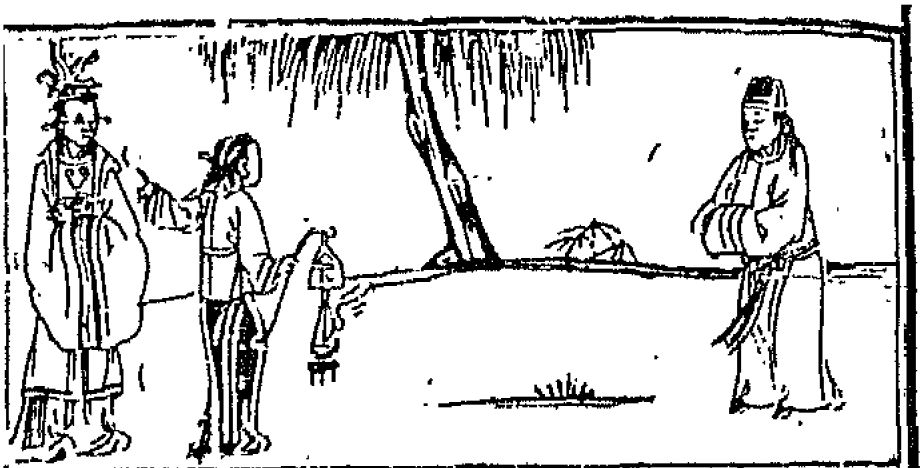


漢魏遺錄曹守宮　別號秋深黃葉堡　寫園春曉客哀對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盤谿拜玉容

飛人嗜卜曰可謂知音於是促膝談心共宿于亭相與講歡
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起興而起曰今夕當歸
舍中謀為又計不宜風眠露宿胎俗子嘲笑矣韶領之亟返逆
旅則陳梁二生屢候開門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
故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治途見候小弟整尔一歸隨當趕上
幸為預餘綿項之鯽多貢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酹習家之
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離歌大堤焉戈斯時亦一時之快也二
生信之拱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道過高死竹
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絃歌重堂飛人仰笑出紫
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
覺膠漆一夕飛人語韶曰妾死時為漢文盛主寵復深故王厚
殊需須送往一時之富貴出宮神道貴榮階一品之威儀是致



五休悠然三魂不昧向者尸君愛女南柯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遥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數日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部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睛盈指三旬欻然能步或同謁茶寺游衍隧中或並倚香檜笑歌亭上与部論舊事白未及十三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賽奇花靚妝一蝶上聞花馥飛着鈿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貝翁妾寺曰昔明皇憂為此戲楊妃專寵不復幸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設寧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悉皆叩首謝又曰主壻得元進士兩陽知府劉閎待以殊礼萬錢之聘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閭邸為太常博士甚有声名果不中聞對曰臣為礼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並為帝將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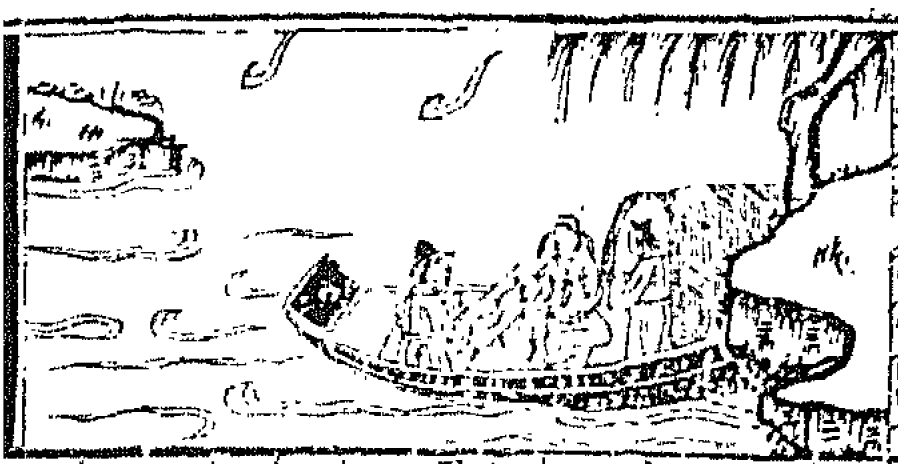
凡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五主又認之同祔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多問目不容掩其仗節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頃首謝主又曰鄉與李補同祔補不死我當坐用之然補自為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不能於補當之止甫補自悲生事因人作遠役為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之因誦陳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其陳
閭閻中郎將　慷慨遠與巡　志同事乃異　非有私與伸
堂上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　清風已千載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詩慚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妄覬之不特擬碧之王維之死之范質為可罪哉昭聞其論心甚服為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柰何紹述戀情深卿閔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于



韶与麗人惑旧歡欲月
玆雖比月並游之緣感舉及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娈也
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潸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
忍弗言繼則泣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与郎宿契蓋
在來朝故不堪悲傷至此耳韶聞之悽愴感慨欲自縊於隙間
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分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
命實誠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熟之定數非意能逃縱
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鴈鈿蟬輩亦依上不忍捨或設飲
食与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双明珠步搖一對付生
曰表誠萬意親物思人毋會負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
掩袂障面而泣韶猶悲不自已殘淚淋漓顧恨之間失其所在
乃重尋原店安下收拾歸吳越數日纔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
妾照乃咎韶宿約韶密以告郭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悟固
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誡切使勿輕言
故人無知者同舟幅蒙汉門門婁死父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向



回肆中貴少得錦石鎮於虎丘靜處建亭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醮宴鎮屋三晝夜鶴唳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暫退翫悉心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貨麗人宴福酬罷玄初要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我輩俱承善果已投龍臺金母侍宴今託鶴馭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問君昨所薦只主閤張氏何又有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為麗人細鴈詳為不解曰吾輩小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纓鞚中有脩鞘雄過十里荷花窺紅閨綠謝遊治典余共泛星河薄星河畔建盆浦邊管弦酣醉話琵琶銀箜篌擊節不暇問錦襖生龍綃可憐盧山月上猶未去鸞鵠王貌湖邊遇追隨細鴈双飛繞直入金界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露滿鮫綃清淚作雲雨夢覺燈生悠悠閑前朝佳麗誰曙



詔不娶授玄初習雷法

慧圓出千人万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滿帳騰輝發問其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覺驚異得万金贖娶涼忍看從偽悲徒傷泣雖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倾

国

詔從此不復再娶授以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備嘗艱險有應驗后失所在或時有人於終南衆高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蕭氏傳

蕭氏字文鴻東平須峯女也幼時家人以香膏雜飲食中啖之長而体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前製刺繡之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擇頴而蕭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頴家坐事日就零替海之以適緣氏緣雖富室而子弟村朴月不飾讀書法律而鄙之不得志几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對之掩鏡長吁閉門終坐裏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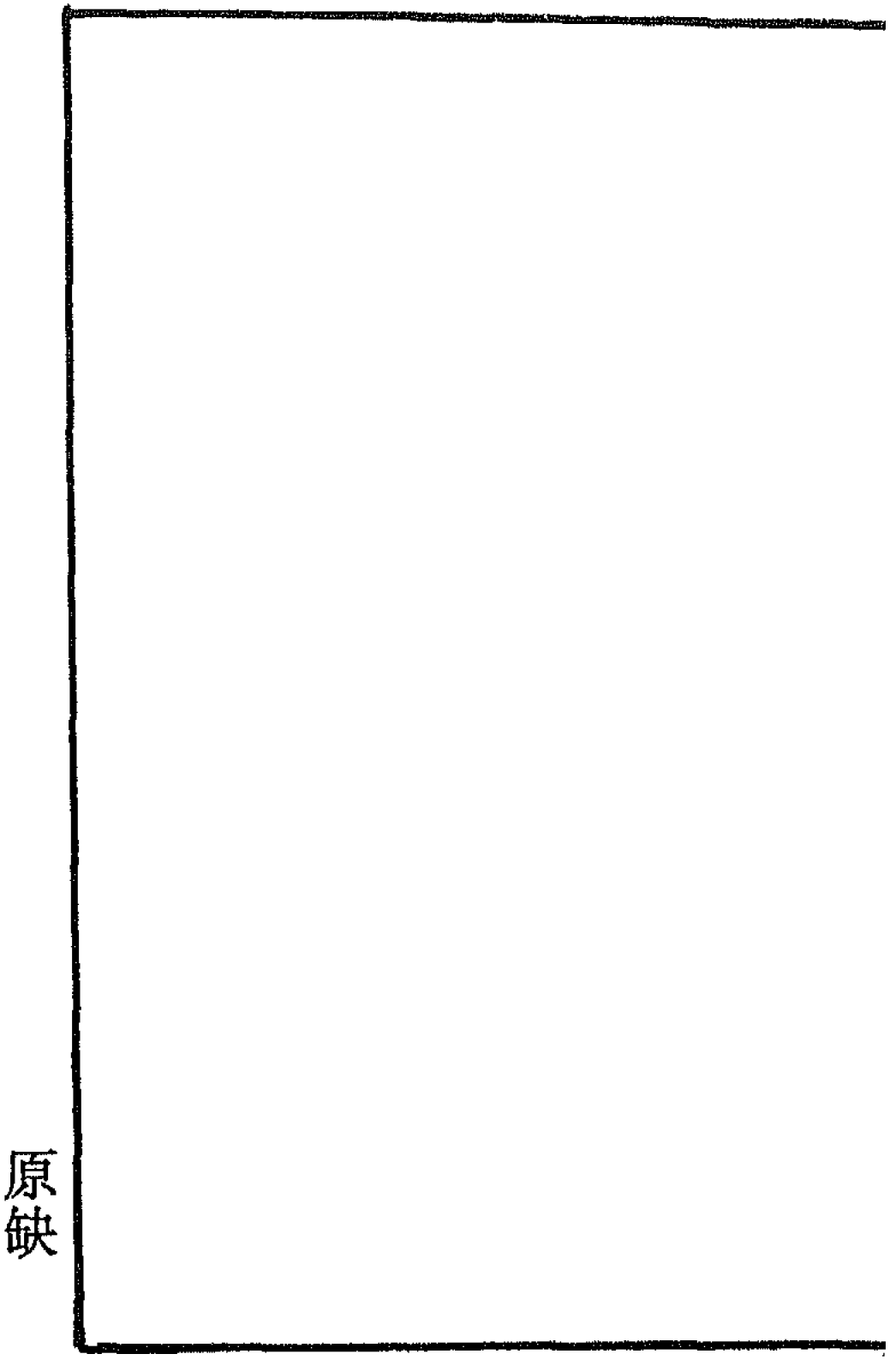
貧而成恢名曰破荼窯既三月四緣生死舊局父母家次年登
潁亦喪鰥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俯許潁必欲成
其姻蓋聞鶯之賢而悅鶯之貌也乃應得珠還歸王媽已者
出入趙氏甚熟且言媳許從重賄媽已求勸親焉使私問於
鶯微予其意媽已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若舅父懷一事奧欲奉
告於君必多故未啟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
何幸曰何辜媽已曰賢女婿居服將闋矣尊閫卿氏復舉前盟
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為
事貧窘遂負初意茂下吝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今必喪夫
潁亦孤婦始出前定似非偶然況潁孝問文才視昔縱生百倍
不可同年而語鶯曰心事諒必無礙更其家溫裕大勝舉時如
潁少年豈終困者有婿若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心
復寬慰之鶯曰潁之舅爾若大早之望云覓今尊君既許好事
即諧然既過知音爾不可先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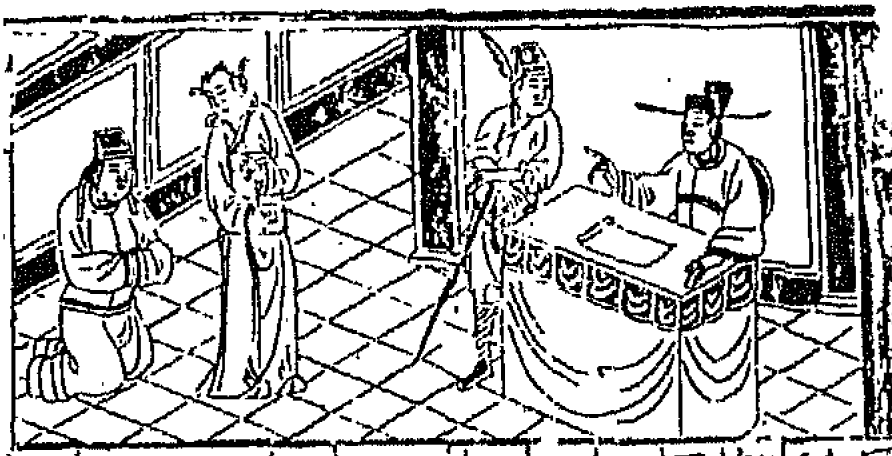


鴛鴦欲納妾鴛為鴦悔之遲矣鴛悲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鴦以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傳粉深愧中饋執巾奉箒每恨未解舉案之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被以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水如神而玉為骨嬪如領而手如荑正及芳年遽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縱爾辜其出眾之才恥其傾城之貌欲茲悲悔寓於詩詞對月白之宵遇倩風之旦強與語強與笑鴛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鴛隨野鶩孰料庸才短折屈弱孤孱上木形骸豈況鸞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尚慚於尊前徒懷蔡琬之悲水抱淑真之恨已矣棄置過辱聘來蓋以仲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奚質明公挽桓君之舟車吹秦娥之鳳管願準忘以憎老棄投身而相從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冀開其諒之

鴦七覽賀曰可謂矣請以百今為賞顧曰若余士論百今豈於毋間鴛壯為簡付顧已讀而嘗躍曰真所謂窈窕淑女子其可


原缺



曰悲兮四牡顧兮[illegible]九泉第六[illegible]吾撫
所用兒其夫在何忍當之當即遣還謂乃奉你珠身猶[illegible]
敘各一爭下夫人夫人即呼為佛願須去於是夫婦相攜拜辭
而出其間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后元運衰夫与妻兮忽此離父兮与
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鼓鼙鋒鏑成林兮戚旌旗
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亡兮法度頓毀流落兮天一涯
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妻怨苦兮无窮期

右一拍

蜂蟻出聚兮豺虎窜心毒狠兮体膘膘煙塵頓洞兮簽鼠竄
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乱兮傷吾曹父東奔輕兮如鴻
毛誓捐此生兮期弗零仰天俯地兮伏頓劳

右二拍

棄資財兮逃竟思東西轉徙兮卒無寧亮食腐是榮兮殺戮



夫寡夫婦重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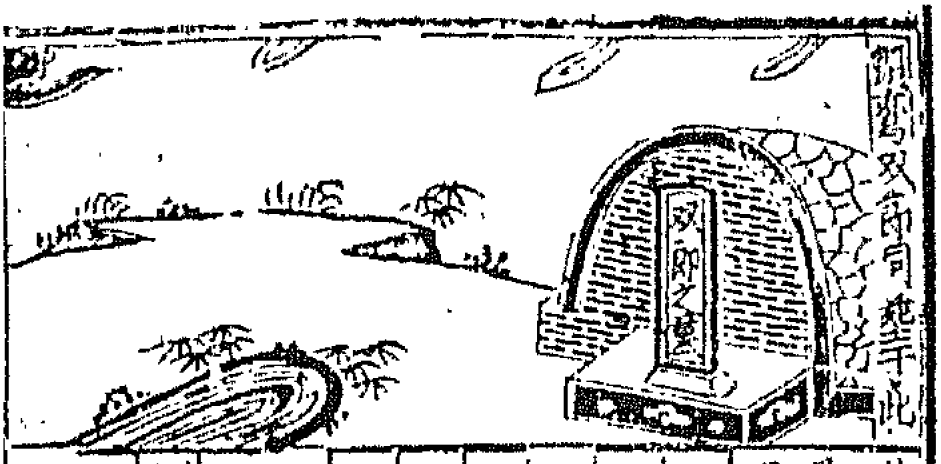
是旗所在鄉黨皆所過為墟發塚墓焚燬室廬閨門離散
予被尸驅舍生取義予捐微軀誰云女婦予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予恩念我鄉曲地角天涯予不見我骨肉親亡與
沒予家順襄逆黨苟活予被驅逐伉儷離貳日予何堪復苦益
陋軀予得免污辱誰為义士予揮金玉哥行路予妾身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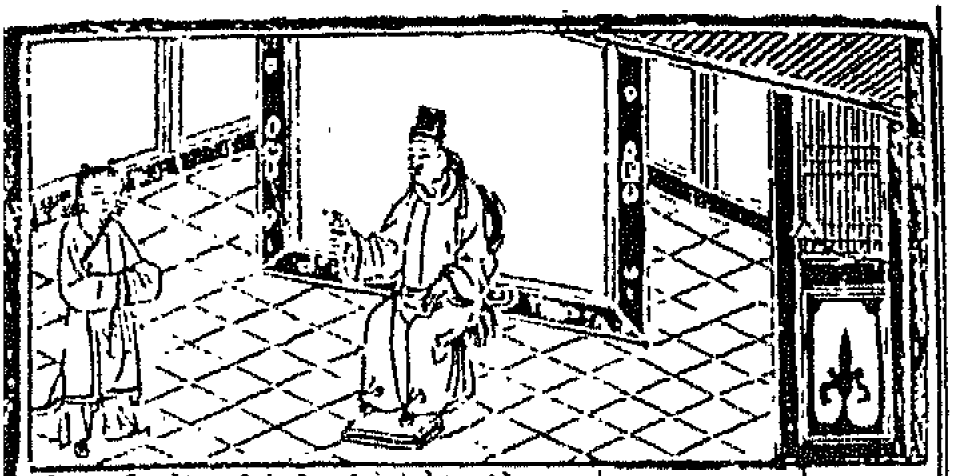
右四拍

顧妻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
團聚而前途向去端求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峯幸少避氛
埃以需時泰乃隱於是相與耕於前妻耘於后同甘共苦
相敬如賓真缺浪鴛鴦死公主痛亦非所堪優劣論也卿問遠近
頌化其風一日詔收城真來遇賊欲之田關爭多多父矣當沃田
將軍生從官職不患不富貴也願卿與太夫人亟回新頭賊去復其
沒及賊戕殺之道上郡舍奔告



題為雙節司空圖手此其盛而手撚之積薪然燄所婦為之然曰古稱烈婦何必加之火燄磷里務其遺骸起之伐石表其墓曰双節之墓君子曰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詎容一旦臨利害遇災難能死踐之者寡匈女婦乃能乱雖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忠達礼而臧貨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聞鼓之風其真可悲哉

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 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 知縣將江 張 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河景 春 同校 繡行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成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后南遷賈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單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辭能成誦九齡嘗對作五七言絶句詩皆奇瀾眾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七往來姑家忘歸祖有異毋凡弟兄間居各異兄殁淮嫂陳氏又二子三女有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絶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頗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閨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親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毋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婿生女



亦着七嘱目祖中建旗鳳毛一條已百年生吟肅其側父親滿人出就生鳳毛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婚我亦頗為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遂否儻姻緣會合得為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渠為配足慰平生因指鳳毛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枝枯葉死誓畢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猶敬慕為至親焉茶與生飞取茶問女戲曰茶已熟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也會主姑與練姆參商陽為從吏陰實仇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生又告女曰子既未便開親我亦不即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子為歸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綵繽之飾粉黛之施而荊釵布裙暑無垢汗不至足酷亦如雪熱之賦性和柔婉娩特甚機杼之精剪下之仍為一族冠二嫂酷姑之女不較也生憐其為人愈有仇視意之難得良媒姑又



月生既冠云二子梁文家從遊梯次然文念生未婚惟母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勿煎然從容觀逸時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每數日之嫂俱歸寧女獨紡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荷半傾砌階道以登生從窗中窺聞女連吉祖齊女所女見生來喜氣盈面輒紡叙礼與生對坐風絮談吐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算下其讖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深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房深処一枝梳　紅艷何曾失露華　素質自憐才調在
香肌紅玦六銖紗　金鈴有意頻相付　繡幄無情苦見遮
悵望東皇須着力　向人開処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失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敷繹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夫帷子必教我七雖愚頑又當銘之

生曰婦人女子備是聰明以守慧心學之易七因代為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　吹開催綻情東風　生愁夕露凝珠淚



寂怕春愁損玉容　嫩蕊折時飄蝶粉　芳心破處點猩紅
金盤犀筯如堪薦　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唸下為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觀信然使我傾仰弼汗因目生久之曰子精神意氣決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以浦柳之質為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改嫡老長兄書寓公門次兄館舒吏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苑儻付託終躰子縱無官不為命婦亦不失為士大夫妻万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鳳之生肖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懿耐失若此自是拳卜婚議惟恐蹉跎倣而女兄果以吏役家事決落生父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懷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嘗焉歌曰

我昔正髮名輩笑騎竹馬君來遶手持雙梢共君藏君身似玉願如連愛我月明脫筆硯經史文章共翦徑風雨梁齊鄰舍雞啼曙鳳尾何如我回見覆檻窗窈窕洞房深春織綾下抽水綠長



倘不來奈若何羅帶同心竟未飛綉襦甲帳隔天涯未解連
魂李張情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渭濱
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忽黃袍戚家二嫂尋來與女大閒女深然門閉往寢者
良莫敢出言又不測驚然不勝憤懣之哥約秦盟處然斷絕夢
涼憔悴踽踽無聊是夕竟益死後上母啼哭之慟手自洗殮於
胸前得一綉囊收貯杏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遠
其意仍貫裡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吊焉至則珠沉璧碎玉
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泣如雨悲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痛
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職煊赫于時雖別取妻妾意不忘女
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為祝
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許世二十餘年陰府資籍以教
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卒子非命俾再為女人竹其風
業而盛家真人道力天符忽下今住河南府洛陽縣旺城胡氏



妻妾別交人自賊長編

家為男子矣盛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无以奉報耳然君方當
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
回顧云郎善自珍攝求娶矣倏然而滅生既竟追無以為償遣
人往文家視鳳尾拈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章有章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芳菲珊瑚
宝樹善堪比象踏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鳳採海上行逢
珠露溫潤箭品微細雲得婦下施上猶良靜琉璃刻葉狠玨
柄沈苞健翮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飛耀晴簷金盛
夏偏風佩杯盤陽不作挑李態晚盛實堅松柏心華堂清
夏捷折翠曾與飛瓊會倚闌未許繫倫香指樹性期終
作配那知萬事總非真幽芳淑質供成擬綺檻盤根凋百歲
綠房飛色殞三春鳳兮鳳兮昨來過此弄玉臺空鳳尾死鴛鴦
飛落野棠青孔雀屏歌士花紫臧時況舊恨悠悠碧羽鳥雙雙
万古休收拾頻迴盼日荒煙老何鳥帰秋花草重哉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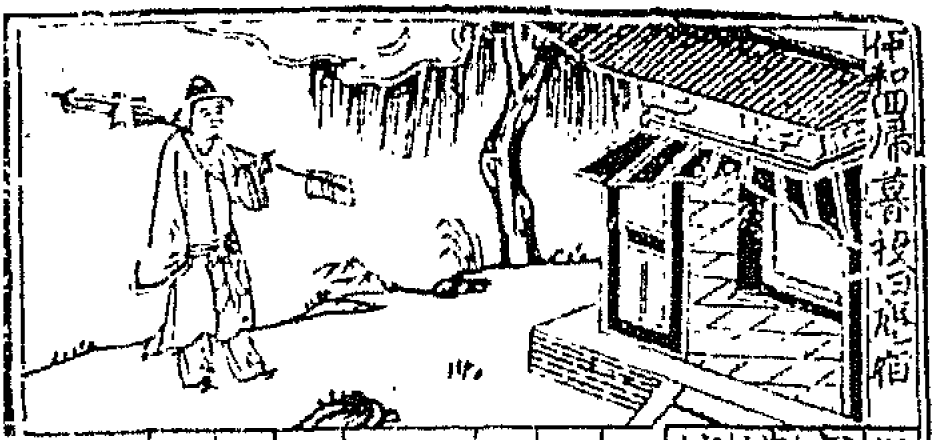


武平靈怪錄

鄭仲和名記童州人本富家子落拓學問頗能文章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五十餘紹家業為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堅家為館客子堅故倜儻然發跡欲光飾其門戶故婚媾必選閥閱衣冠於人名宗右族之貧窮不振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盛時彼則貪其富貴書簡絡繹不絕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為其衣冠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何時成事至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家五十里仲和為述行狀請銘於未太史宗濂且築墳於庵側則宋儒之觀嚴然一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開華本如真公主庵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住汉庵過當途過必留宿足歲有小幹往福州為人留鄙者數載已而貴可辟孝廉除教興府同知俊爽益共不必聞被罪死狄官獄中家產籍沒庵



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低徊不忍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寥寂入夜論佛僧房或開或閉敲後至一室僧坐榻上開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瞥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幼昧君及見之今老矣耶仲和莫曉為何等語發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風痺不能下牀數在座耳僧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茗供俱無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饑甚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靜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小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子弟項氏親戚也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至僧以今日偶值齋客不能留客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燕飲至夜半乃去至翌日余石子見和原請也繼至者曰仝兆偉智先仝



仲和四帰喜投宿旅館

供無不周行亂它不凡眾衆憑曰監為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辨若懸河盛七不休衆遂佛諦僧曰諸公久得禪悦當此殘燈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吟談理栽佳句以為清賞欽洪之資聊飛曰諸子見先吟曰

曾檜文房四宝稱　畫跡鴝眼膠金星　蘭箋法劑長為伯
圓鏡方琴巧製形　銅臺隊畫成鳳味　玉蟾吐水帶龍腥
莫拋純壽渾無用　會與維摩寫佛經

原頴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　江淹親向夢中逢　遂落秦代蒙恬巧
近諭易與陸顧工　雞距醮來香霧濕　狸毛點處膩朱紅
于今處得黃堂館　老向禪龕作禿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　棄置塵埃野納家　僧病幾同將衆藥
客來長是使前茶　無緣不復勞形役　有漏從教老歲華



昔日父亡今叔寂　莫將冷熱向人誇

死念詩曰

家貧無此欲依誰　散木微軀公覓衰　孔聖絕糧常取諒
沱舟之來豈辭飢　當年隆地何須顧　此日生塵不可吹
撚指煙消灰燼冷　忍下跨竈欲何為

以禮詩曰

幻身如聚大理鬆　情獲盧能與贊公　真契不因兒惡叫
納穿只為匠雜縫　聖灰積厚無人洗　蛾風生多火火供
零落半歸風亂織　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盖詩曰

常人陳滅貴人宋　生死相推死者需　除是界飛無用我
若說消化也須尔　能函盖世英雄問　辨驗頑嫉治軀
寄語勞生塵世客　百金莫惜預先備

如恩詩曰



長鬚古貌骨稜稜　心腹空空不藏憎　早悟有身應有患
可堪無伏更多憎　頻伸欠呿雖存守　久想危閒或未能
枯木枯骸禪寂味　一宵清話勝聞經

吟畢拈掌大笑傍若无人忽凡約雲開月光穿户隙乜見諸人
狀貌或癯而腴大或癬而頭禿或黑面而一臂甚長或長帽而
一腿極短徐行者翩乜然却被毡屁立者亭乜馬而時躓蹶後
一老頽唐生雖仲和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靖居先生羅本素
至矣飛行起迎遂見一叟猶衣竹杖態度閑雅丽神翩乜於擾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頭曰先生何後也
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為外客所怪以
礼曰客雖未老宜早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傻先生語
僧曰吾師何故文殊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闇浮劫火紅　荒山獨守化人宮　三千世界者成幻
百二山河盡屬空　衣鮮亂絲悲伏毁　床頭不掃任僧埽



難尋物外逃禪侶　守過橋迷入杜翁　猛虎每游蓮座下
怪禽多宿繡旛中　青苔滿院新經雨　黃葉飄金欲起風
一對金剛蟠篆鼎　殘尊羅漢供胸　殘經缺字函已損
古器成精件上雅　廣殿虛開晝月照　閉門鎖脫倩雲封
謾憐衰朽煙霞骨　莫起禪類土木躬　良夜豈期佳客佳
清吟況與故人逢　榮間幾旦充饑腹　梁上深妝塵滿容
行入輪迴歸敗壞　不須羊舌矣疲癃　莊服未必成三昧
遊戲何方運六通　梅子熟時適意性　松枝偃處記遊蹤
欲知吸盡西江意　只聽晨雞與暮鍾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暗行山川惟說武平侯神秀飛水滿清溪龍吟虎
嘯佳城青烏叶卜筮玄武迎休禎形環勢抱相回係
造地教成當時頂家功等子孫父於此守墳勞歸葬
後揀招提宇遠請貞公作庵主祖糧百碩供人供鍾敲三時與吉舉



張公訴元因

能幾年處如許馬厮風晒立兩常住之由寔所取門徒從僧俗為倡擯那一去寺久荒清寶臧誅來諸郎非生說謊坏偷銳石公特重行二分如萬年桂攪脫而衰朽兆祥失柄鑒愍而遠帝皮家之翁衣被繁治鬧禁居風爭聚庵會歡延少持推上官宪狂使人惧塞多放浪號清風老大佛收玉蘆容平生掃遍天下熱族親尚在杭城中知僧貧病醉奔走衽不寒仄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裟默參潛悟情開口齊諧非是忘怪徒捐塗且復為嬉娛功名富貴盛衰世声色根塵幻軀參横斗落金雞賭回首東西分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

續高僧談題

遂巡問隘來收光焰雖戒嘸報冥遠散不知所之仲和出視兼然空庵還亮病僧獨一泥像觀其間題字年月正仲知萬庵時所望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此幻躰君又見之亡言復過剡室惟敗硯支門赤筆爻地風黃進積于案間固思所食殘豆蓋



仲和歸家抱病終身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嵩舊羅帊一摺甑生塵而欲破鉢無柄而半穿枝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乃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亦地閒無人居獲多奇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遷徙墳墓庵圮毀其家寄一書來于彼近亦被入賊而為新止餘蓋在子所遇石子見毛原頴非覩与筆乎盆此祥胄兎合非鉢亡之說乎皮以礼則秩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即子所覩故物顛倒為惑也其曰有与項氏親戚者指棺而言耳棺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惕慄特甚即日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物達之士哉

婢奴傳

婢奴姓王氏字潤真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蓋氏携歸奴與



入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辭兼通音律
德上客四者咸倫遠近爭款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劉均玉
請婚猶切徐未肯而劉突白壁而暴富徐之子名諮
郎劉之子名淳老皆仪容整貝与沒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
卿其閥閱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
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為之畫策曰但求佳婿勿論
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寘盛為酒食特召
二生仍請前輩之善藻鑑者使偕觀之一則觀容量之如何
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
之至二月花晨開進會客先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
從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貝雍容應對降階揖讓
未免矜持若郎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素不自如帮
尊有耕讀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二月二生已默識於懷劣退
乃賜言於衆曰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來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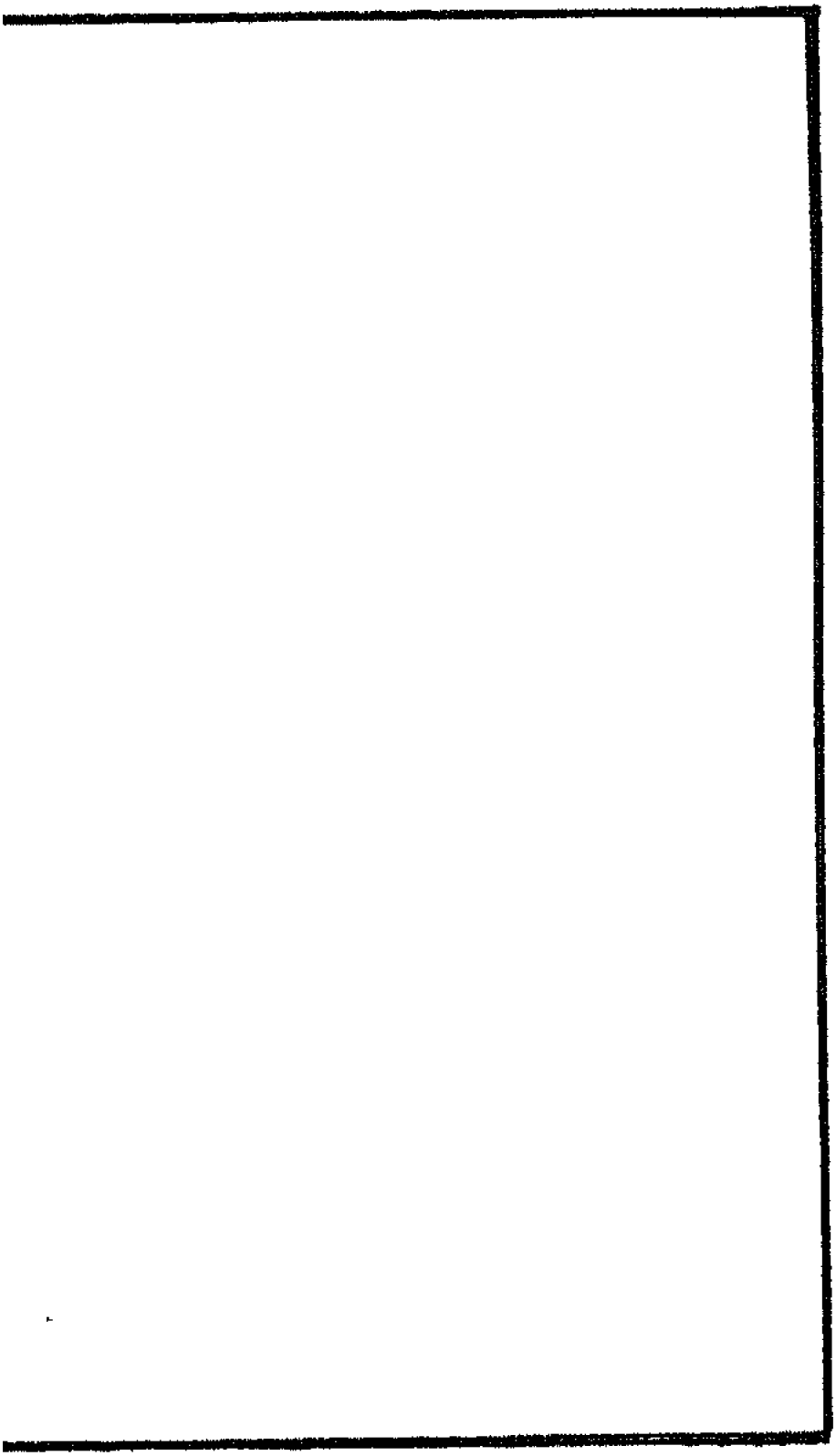


子弟人物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其起對白此事尊慮主之則妻矣辭雲白古人有卧雪牽絲設帨等事皆於此擇婿心吾則甲是因舟二生至前指點閨所掛幅花春起于後月夜眠蓮捌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必擬必思試為詠之中貝奏一座柔何漢老生君寓室願事詩書間餘雖肝久之不洗鉛鄧從容就翰頃刻而成呈上并雲晴仁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相桃春　盛事奏茶蘼架香暖　媚紫嫣紅刺綉窓
橋江斜映秋千索　魏轆轤聲忽起來　梳雲未暇臨粧臺
咲吋付女秉明燭　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里半彈金鴨鎖　寂七皇門頭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濤
清光已透疎窓冷　徘徊不語何關手　分明只在眼前
小桂低語喚嘯猴　猶過畫檐檢架傻看



原缺



悲瓊拔誠及裹悵不任懷斷因訓杜小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
相對如夢寐此句以為今日設也於撫之謂幼曰第母儀慶具
盡綢繆姑淚永年勉同歸遂東則魚水歡情永相保矣阮
而召同伴有丁總戎者忠厚人也謂召曰君方燕衎莫便拋離
勾筆之行不必泥此我輩當分詣名所投文若能獨宅且此相
待公事完日相與偕還若貨酒餞別諸人起程不必送捕盜者
自知以迎軍為名捕苦于獄杖役之斃屍於路肉亟令舁恐童
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舁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
定加毒手媒來諾反命瓊奴使丹諾之媒去與丹曰兒不死必
為狂暴於原將侯夜引決矣丹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
傳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傳公即
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詔就命鞫問邵求屍未得政誠訊問無處
風自懸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魂有知道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
前引馬百匹奔嘶開棺收而殮見矣公委官撿驗傷痕



憲殺許與母吳指揮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于郭外瑪瑙坡哭送自沉于冢側池中因命葬焉為公言諸朝下礼部旌其墓曰賢義婦之墓章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慢齋遇暑録

杜傑成已立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嘗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每興猶於清溪九曲間以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操玫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袂傑成沿流瞰汲聽其所之俄而舟泊蔽處仰視巖上則緑蔭翠盖亦挂蒼獨繁陰幽香芬馥傑成即舟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路逸平坦傑成知為異境欣躍而前但覺風日暄妍天氣清和真別一乾坤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曰慢齋真境盖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林喜樹華蓋崇垣流水飛花鳴雉吹笙遠望高甍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清碧道院傑成及門依鶴樓駐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侍



傑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入告須臾
復出導傑成前進經數曲雲深霧閉景異人間珍禽瑞木自同
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偏中大帶密鬚儼雅坐于中間傑成
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景兆社伯聚乎吾兒矣汝西狹子也
小子識之傑成跪謝脫生不及承教今又之問宗黨交廣秘記
揭諸忍于後衍之詳傑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喜色少焉
童子進百花茶饌成咄嗟略不知飢迫暮宿之別室楮衾綠帳
石枕竹床風露淒然嘯不成寐惟搖閒明月雞人飛鳴之戶自
非神宗純充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傑成飯麀脯一盤
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命此中
群仙別館諸執文皆遊戲于茲來旦必會集吾舍將乞其詩文送
汝歸去姑少俟傑成又大喜過望次旦果有綵衣魏冠瑤珮霞
佩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即坐傑成
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為來哉清碧笑而撓



于隱成也吾昔君世果辭徵辞而潜心者述今比旨散逸獨春秋諸傳正義四十八卷厘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當請公所知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殺箱峯之巅歳近因破厓作辞水激穴開而幽露矣深惧愚夫竊發蓋宜数未可以傳于人代故召來命婦望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必管窺蠡測拘已然指一字為褒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変雖執一而論首于人次封爵常也主會正朝聘縱諂遊幾於変矣然而託始立法準王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盛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蓋為天下後世計而以為為褒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泊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春秋猶散則汝矣然三傳於未發以經議也蓋公羊殺梁寧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折辯明義例合三家之長而漢之一陸淳祖述啖趙氏之學又著纂例辯疑攷肯三書其文可觀



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盡無餘蘊矣但東侯主於諷諫尚崇復讎未免微有牽強點改朱子宣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澈然處有以也又若張治之傳王氏誠議等書張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已而設宴遣其陳教助故精玄芝樂則朱絃綠綺獸金炬寶逸勸更酬侍御人金觥玉盞交舉蒙茸進於醉鄉後堂棒銅鉦石卓上命僧成誦其坐賓皆曰莫子此來多生慶幸今欲遊會岳宿緣諸仙之得無動念乎頃焉珠玉數斛俾持歸人間以為奇玩亦斯文之盛德事也未暇計之否乎皆笑曰吾輩又不作世人語耳何言乎於是清碧觀緩慢導遊三宇於卷端不若頃人方士壺洞曼殊圖子其次榮霄上相玉蟾白真人撰詞按天臺慢學於序一篇更多不載諸仙錄況筆賦詩傳者眾矣而閱者未必皆為之倡



智視黃馨傳尚方　紫綸上清役鑑皇　杖策已拜菊雲逕
丹境安餘煮雲房　物外煙霞端可樂　人間富貴抱忘
和翁精還書格　石室開時秘藏
貞居外史幻跡張伯雨水調云
隱當藝別武夷遊　為訪名山洞府幽　行處攜琴千歲鶴
歸時月空五花虬　經多傳註真成妙　道在希夷信未
泉名鄉中多勝跡　可能來此上藏修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云霞　誤入玄洲外史家　青鳥近傳三母信
蒼龍遠訪八仙車　相逢只說忘機事　歸去應於水隱邨
儒道釋門非雜論　臨風為予一長嘆
明山水川道人倪瓚絕句
先生著述勝古人　予喜其取道神　騰辭妙筆又已絕
末學蒙編使其　惟公特起精先刻　行延一代斯文



頌成見清碧先生故址

開府吳公三月歌云

武夷先生同天性　閉戶窮經辭經註　東海人爭畫畫圖
南州高士徐孺　尊主庇民何勞　詞嚴義正明秋霜
紆弓已受斧鉞戒　善心還蒙褒嘉　既成玉盒金玉
固鎖秉彝塑心龍　埋藏此日開感緣　誦讀何年載入腹
兒守不識蚊出逕　石函一夕隨奔流　先生大惧呼族子
函以土石遺幽囚　因茲得全清盛境　好斷塵緣深自
莫向人間戀火坑　幻身渾似浮漚影　玉蟾仙骨良須
上卿貴重元鉅夫　玄義詞翰古難有　伯雨文章今絕無
湖山水月煙霞老　羽客之中詩更好　風飢龍跳筆欲
萬斛珠璣即時掃　群公總是來元人　縣令書風發
千生萬劫難得此　如何一日皆相就　寒泉謝天宮開



至正年間蘇堤王武卿天目長往來獨與邓翁早為長歸努力毋蹉跎流光日月如擲梭北邙山上推道路閒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閒忽圓一道人能玉成虎一先生題詞其金溪朋人查廣君無為子張信甫至自雨寄章訂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誠查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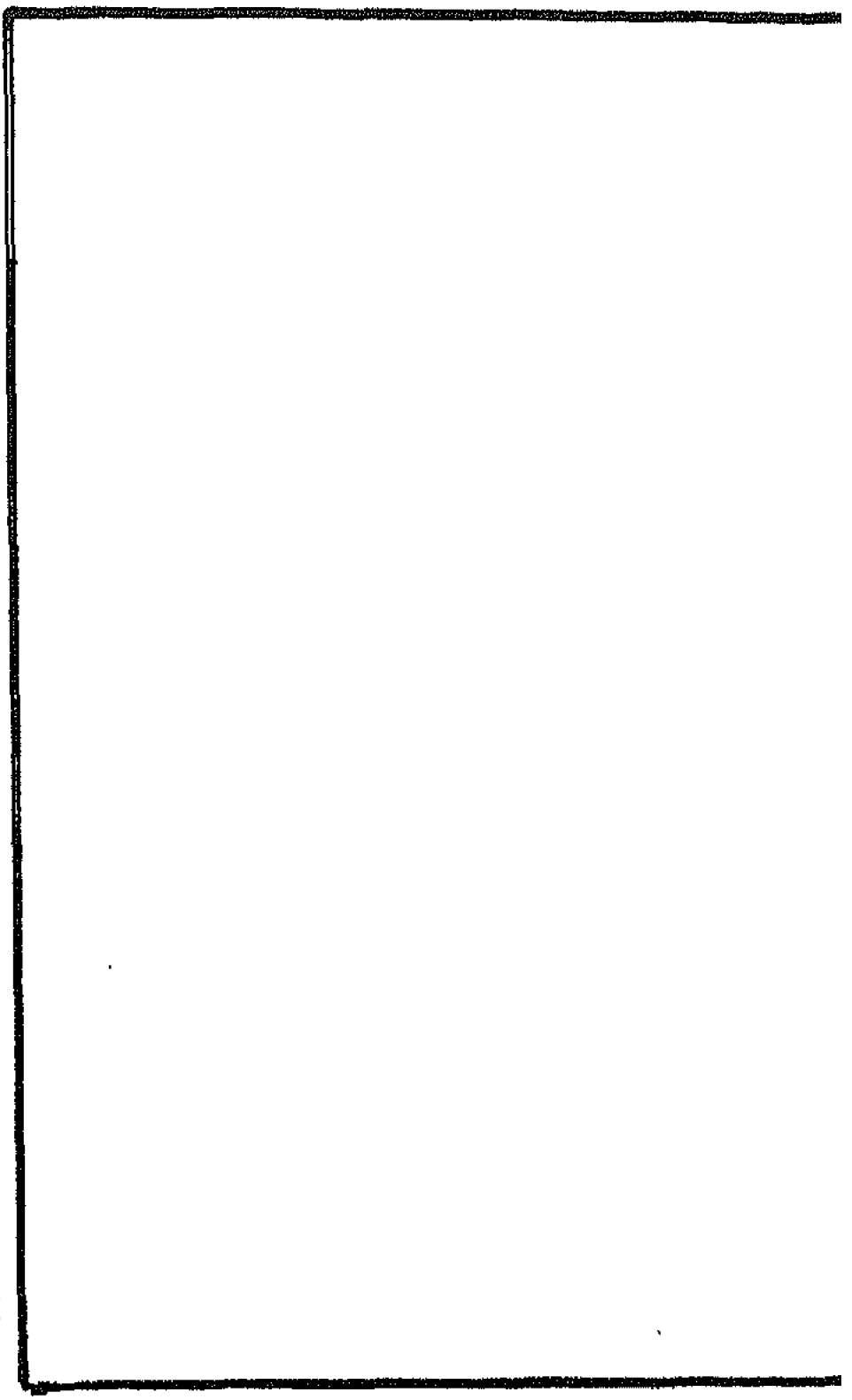
駒得姿東一鵠回十年又見碧桃開誰家小子知方朔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為子詩曰

得道人生通窮長生已作洞天賓如何却起凡門念更寫雲牋寄與人

圓一先生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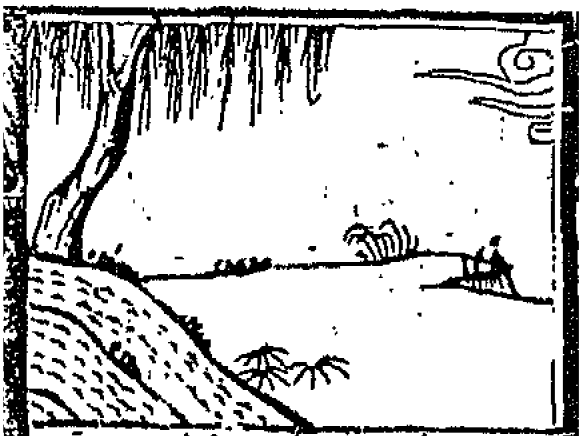
至大改視息怙嬉養希夷萬物一何勞聖賢若遺大舍無終始時運有盈虧寄言學仙子



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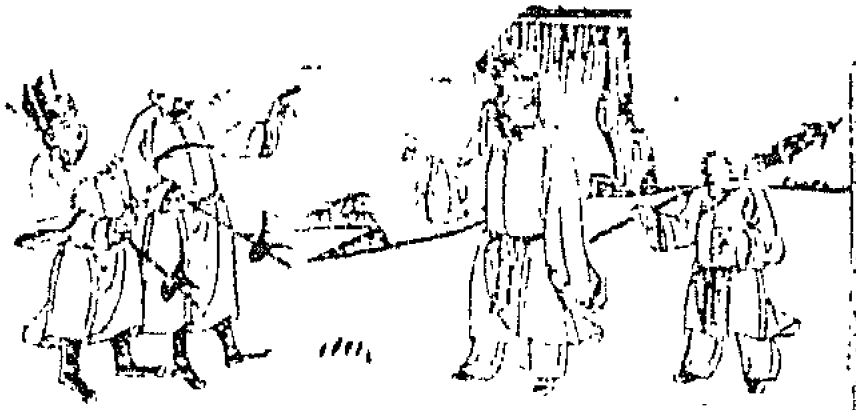


聽八渡水而至於所以百、巳殺因果之類大也
皆甚多傍雖然不有脚之機固好博問能識千年之怪况蕭裕
乃八間之亡吾今命官帝敢護尓腥臊奪其精氣投身驛傳
之卒作配緇衣之流念甚合而漸懷豪心而未已姣姣厥
狀紫紫其名過可文竹言之魂也郡城隍失於查察推且姑
容啚亡此乃尓隱藏吾行究治其青丘之王兆論具薄之嚴
刑押赴市曹斃于雷斧使鬼威之莫敢族鬼悲而有擧九尾
盡誅万劫不赦耀州衙門今清淨新郡驛求絕根蒂長閉鬼
門之關一準酆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聞知
俄而黑云瀰墨白雨翻盆霹靂一声媚狐已震死
保盧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髑髏猶在其首各家衣服
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數番胭脂則桃花瓣數片將以
示於裕裕始驚駭尹公命焚死狐瘞之衙外銷以鐵符使絕
焉然后取冊砂符貫於符以給裕服而佛袖歸遊飄然不顧矣



疾愈始以取婿外事告太守遣之於新昌陌頭與大口移居道路富不復為驛卒無得裕賂財所致耳始畧言家狐之異人詢者踵具以告太守歎為信狐之善感而神治然之術爲

新刊全相餘話大全三卷



賜進士出身 西左布政使 慶陵 李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 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杭縣 訓導 閩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 荷景 春 同校 綉行

雲華遊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閣秀才文信美，偶出遊金華道，忽有二使者，相謂猶豫，躡跡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丈人，重承奉請文會，幸勿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陽地肺之靈叟，仙九既喻之詩，何由二使，曰：已辦軒車頓，先多謝遠與同行。」果

使者信美，既上，車去如飛，頃刻即至。使者偕信美入，丈人出，先紹客，簡出，迎且致辭，云：「僭越奏盛典，承君子，勿以為罪。」見，罪也。每文孔，禮畢，坐于堂，茶罷，出杯，珍鱻，羅列，文，親酌，尒信美前，曰：「老夫切慕，洞天人，思開逸，而異，嬪，嫁，尚，稱，閑



信美從二使借行而去

予弱冠又奔議姻霞澤將納其次子為婿值期武昌聘禮已
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及即檢閱名士尤擅文華詩並不遜
非借重命左右取筆硯奮發九案之士信乎所若神使思
流泉揮麈無倦史筆不絕藻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謂二姓之緣誕歲月深
好事偕老頭廣被嘉藏共惟霞澤主者順時昭祐王親家胎
下乾坤祥氣呈華堂喜氣溢真仙愛客廣延尊上界位蒸海濱
奮鵬翼於明時為霖雨佐靜之施躰道存智動之用消流必
納廓其量恭有容般水委歸匯其深而無際公者朝宗之望
夙推閨門之功祖宇宙堂班行聞睦休很寔敘詩歌
舞鮮殆昭二之上之孫進爵位崇於香火
世事和方厚引福緣依同商濃物賴其志就神素協謀盛
遇錯金閨生毅子司於下士兼鈞衣冠內參密近於機
交游榮之欽乃湯華膜之盛加令問其聞



文人出迎文信美敘別

楊家郎小名其娥姚曉悟記詞紛拋風韻文雅公子書生慨一旅之主姚自頓首人敬為賓主之禮室納禮言詞敘別投以私投以事將意美酬於是曉悟

不老浪世塵

文人讀既捐嘆持三娘詩館之北華屬之會於是遣仆貴書偏請附近洞雅諸仙壯觀禮物至日駢集車馬之多旗壁之盛蓋世所未有文人頂九旒之冠佩玉玦之履被赤霜之服組客於別殿設而千騎萬騎鼓鳴鉦罄華文於擁雕鞍之先後表裏衣服儐珠履之尊豪燈燭輝煌笙歌繚亮待者走報新婚良辰也群從迎引入幕次忽內間傳命索惟莊詩意急帶所屬相行之人銀盆珠玉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婚姻知信事畢私下遣人致繞信美即代為之詩曰

玉鏡臺前曙綠鬟象牙梳罷午窗閒寶釵金鳳初飛早出紅羅繡幌看○十分嬝娜多風韻纔成不覺夜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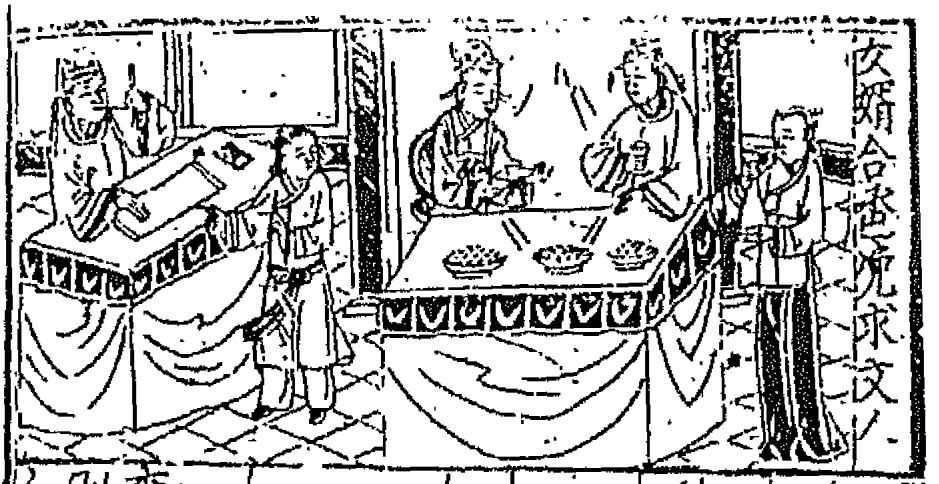
父命信美作歡帳文

風流自有張生筆　番取不看見後猫

姻持以入報旨喝采但見紅粧百隊畫燭雙行簫鼓喧闐
淡湯引婿入洞房合巹執事者及忘將撒帳錢采左右皆失色
婿呼婢語復使出致以信美信美立撰附之曰
伏以絪縕未判固溟涬之無形清濁既分便江柔之有對
從開闢之始已生匹配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允謹其惟震
祈婚節君華陽元配叔女皐鍾閒氣風華真拔禮標安重堪
可作吳綵鸞之倩工容言德允宜為王君逸之妻緋桃自於
靈源紅葉偶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離
於陰陽而道終造端乎夫婦曲房幽寢羅幃證被金香盛
服輝光火照臺衣綉方領圓梳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斝之
嘗鴛鴦未冷於親金蓮之燄燄燭未輕描眉之渭二姓
百年一雙兩美陳蛇所謂於抗衡網緣實合於琴瑟琴瑟
優乎以琳琅克諧燕誓之篤載弄之璋載弄之瓦行簡以



之祥合歡記談於名花並蒂記同欣於果獻比枝朝陽之鳳
雀鳴勤啼猿慢感巫峽之雙細雨之梨花
含雖香已斷奇逢已遂於結綢春須更陳於撤帳請歌舞
語蘭功非舞
撤帳東
羅幃綉幕圍春風唐李商隱詩　紅綻櫻桃含白雪唐李商隱贈歌
元精聚上貫當中唐李賀詩
撤帳西
歌舞番人月易低唐音諸　驚起芙蓉新睡足唐李賀美人梳頭歌
荷風晴態被春迷唐陶潛詩
撤帳南
新人轎止着春衫唐李商隱代贈兩擬事　雲髻半偏新睡覺長揖
斷腸春色在江南唐音癸籤別
撤帳北



雲接平開壁衲白唐李賀 小語低聲問王郎唐劉禹錫仙
春色惱人眠不得宋王
撒帳上
兩上紅粧笑相向唐崔顥 淡雲輕雨拂巫唐宋之問上作
睡兒不知新月上唐陸龜蒙 春久相催
撒帳下
淵山明月東風夜唐韓愈 水簟涼床夏不成唐劉禹錫
美酒清歌曲房下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歡家室收宜一切瑣碎設說裘觥之
奇遇五雙白璧奇知府仙之陰功綵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
地久鴛鴦秋上鄰趾振振
柰何婿之貧相後悔於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既抵內廂
則珠玉相輝紈綺交飛桃腮杏臉粉頸酥胸者不知其幾千百
人自非文與娟堅坐東床斷不能辨其為新婦也請美娘



胡謂從容閒雅仰揚高下共得其宜
須臾[illegible]
[illegible]
所設皆非凡人食不能名識丈人偏告坐有賢書信美之才
調且作而詩曰
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誠可乎信哉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寶峭壁穿崖絕來軌深嚴不通俗人到
窈窕惟宜法宮敞重巒疊峙華構盈棟峯翔掛金榜
丈人華蓋納軸相佐治降來生叔掌神明自與世殊算
婚姻本無情欲想陰陽動靜含章爻示有攝配非忽忧
高閣玩是可作對震澤尊君百川長時良日嘉車騎多
雖誠瑾柯頭成兩烹龍煮鳳設賓延將設地鑪烹淳醪
饗宇九陌泰司筵利市平公珠與強雖啓喜得則衣冠
儐相爭期近屏幌庭子絡繹進玖蓋座客的紙排疑[illegible]
飲河腹鼠慨盈腹止膏鷓鴣熟葦耳幸親花燭獻新[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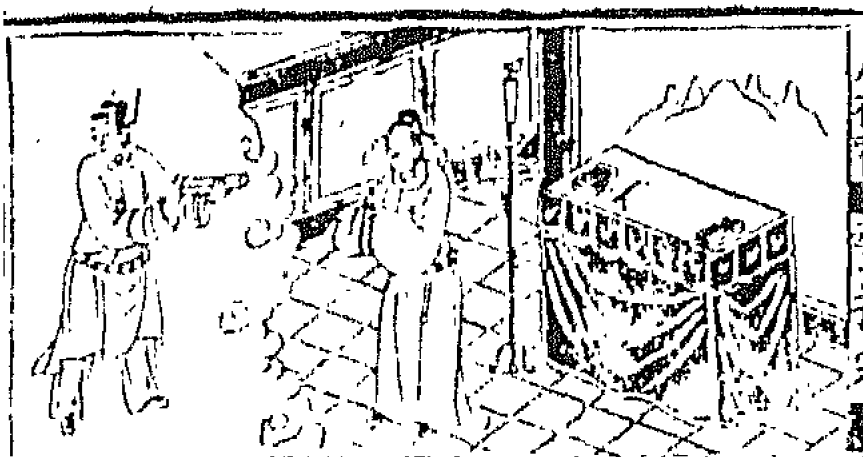
丈遣使送信美人

晉興平年間大賞

晉宮傳琉璃盞盛酒開扶桑而出明日丈人家設
盛特待新婿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敢當納婿亦請乃就
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宴遣前二使
送出溪家七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收諸物皆是成富
室子孫盛號遇仙文氏於溝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建字孟實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為峻儒挫
坐而後儒長而端厳能動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
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義不為人敬憚之省臣以孝弟力田薦
不報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靖退不求仕進宜用
以勵俗疏入不報建既沒數年一日有人叩門入視之至頭顱
之至頭顱而入亦服其異也詩曰海無揚波惟龍之為然者至
正二十年秋八月望程君家居忽見



筆掇宋

鑒能繼一神人若九間貴官之狀吐珪以白弦為開可經明行
悔不備於其特召手為務山司憲御史珪真與所來佛伏聽命
神人即宣勅曰
陳若天鄭大生府謂閻備東帛以徵賢哉每望於得士而朝
細而執法改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為聰明之寄爰
求幸澤於陸善皆儒士宋珪公直以秉私剛敢而有斷方篤
志於詩書之順而名重著望之真安參武樂單風味道而
其務而顯榮帝在身后優陸真拜於鳥臺糾察每侍於帝侯
設神坐問於良簡期適纔樞密之右肯容乘驄但典之間
正色而決讞寃公邪黨而奸回破膽毋真清華之選風聞時
達之知於職名鉞下青紫祿米沽於人世綉衣豈客守之選
東於坤宗公爾風儒服我新命可拜司憲御史
珪再拜曰帝命有成其荷敢避但包少緩耳神人頷之
珪而去珪知必死即默置家事深治每反造夜半逝矣人敬



其友秦輸羅閩中尉歸次泰安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情洽而飲之輸懷金多為鬼且慫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與世類乎珪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今舊吏後屬者該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三十二司三十六獄舊曾都院為署曹司夫廟社壇壝神大而冢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為之而尤重書職向脩文館缺官遍一搜方不得其人亦有為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時不脩士行或營名欺世或昧已納人徇媚狐趨皆有跡之可議不得已就其中擇後善於此者一人為司言之即近文被臺長掾伯訴之甚前辭述所著銘誌不實貶受閻筆之資多為過情之褒采聞貴人為人作善與淫者真官掾所深惡往七照依綺語文字行後記此獄仁行此亢儕者深戒雖有所求莫待而臨期望帝必其遲臣曲力作



義文罪惡貫盈靈祇共憤君紳而彈文大彰憲綱隨下於獄
[illegible]正典憲效可錄語彈文帝示卿恩使知幽冥
法度事是[illegible]章奏務惇誠實不可謂当前依事[illegible]因
知度人[illegible]云諸天部人改過革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為使

輶軒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議御史臣宋琏為糾察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
通制撰敷執翰實臣子之當為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
罰乘莫大於慢上神竟寧於欺罔惡既難容討罔容後切照
備文館司言上卿某人爵上俗士賀上升階前誤玷冰清
流巧於諛墓死后諛馳於揄揚妻於德名文弊蔑裂之才猥
試鈞刀之利鈸自下鬼攫於近臣乃彼緣伯之訟言公在猶
卒之役卑過蒙寵青特賜保全所宜竭力竟忠感恩圖報
水官虎皮羊質狠子野心弗思載華撰譴書其職業非稱
酒食肉芻豕戚時以飽褒為當然率鄭狂而自若鈸勿誅



賄賂公行權豪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若無人但知有己恬終不省察棄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見而入拜賀三界之表畢集列岳之使謁采鍾鼓在懸冕旒永發進表交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酣飲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殿嗚以失色聚衆人掘合掇拾以成文慢不恭肆刑書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毋照司言亞卿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按出於其門動靜聞於其術每忘規諫要獻諂諛立身未免於附膻示戒固宜於連坐各將各犯拿送對審明正其罪以鉏奸慝以立憲綱緣係命官狀候裁處

抄黃轉告之曰其奈胃土流叨竊祿食玆者嚴飭回鄉莞不知前程之事

幸愚公頑亡指示珪曰天獻良德以矣

將有

注四間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

福轉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大道之倘吾其死於其



戈平珪曰尚淸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援筆書八句云逢衢祿進遇安祿禍火馬行年金雞叫早門心孤花首尊草在陰石陽後驛前老竟歸之所說遂收寘獄間沒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為善遂揖別而一陝縣尉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為衢州錄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掾安西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禍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酉午殺之日乃辛酉旦辛為金酉為雞行進言臘之盡叫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歸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喘軫祖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寘井成開花頭為草成化墜左則外母擒為陰右則妻兄墓為陽按山有道觀殿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殿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窴妻子留居墓下遂為開化人　大朝平定群雄民樂業心軫有孫仕至工部尚書若珪之言雖若迂怪然無一不驗甚矣



謝生建佳鍾声

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後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潮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聚實甚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為花蕊夫人費氏之祠迨今頗著靈迹廟近大社鍾聲隧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益隧文兄有子曰謝生建者不鉅室來學於旅舍生儀容秀整風前清高畧無寒儒子弟鄙俗感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持盛建碧荷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翼屏軒于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春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嬉戲於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邊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詣此來鄙中一人應曰吾姊妹乘鄰花氏之女也又聞芳園勝麗奇卉芬敷故相招攜就此一賞玩耳不料



亨時泰四美人

為郎所鍾寺無深討生意其鄰居女子相性還亦不以為怪矣
至夜將睡忽聞凶擾亂上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小間所
見諸女之一閃然入次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欲等
蒲柳陋資所鈞前質倘得投見於光範陡然一動其事情真或
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余禍祇遘
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生喜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
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姊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鸞奩　願借長娥對鏡臺　誰東宮家求吉士
自題紅葉托良媒　蘭紅未減心先蕩　蓮步初移意已催
携手問郎何處好　絳帷深處玉山頹
俄而兒婢將低雞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仰也遂相與而去翌
晚生竟發簾放圖相候女果共一人至吠撫生曰昨父之歡
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上做新人也綾波而出共
妹共生親妃語吠綢繆並枕同衾一如姊氏妹性慧黠亦復能



紅箱神女在奔与生抑詩即為詩仆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妲娥辭月殿忽逢傖豎拜雲階春生玉漏棲鴛帳香噀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起理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四度新郎之後要姊妹當分侍情友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姨押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依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覓花容無媚為誰嬌愁聽柳笛疑新調咲看桃花上軟綃風世姻緣今世合天教長伴董嬌燒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平落殘恨尚在鬢亂斂橫歛衣而起謂生曰今又四姨與郎為講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



夜二設四婞果厥飯皆有兩枝名曰嘉榖食者不蠱
嘉榖相依共生四實

每到春時相倚泰　綠圖開花綠葉垂　奇逢詎料詣篇籙
結情永成連理

吉卜盤桓叶鳳占　髮亂綠鬢雲髻　手籠紅袖玉纖纖
明珠四顆皆無價　誰似郎君書得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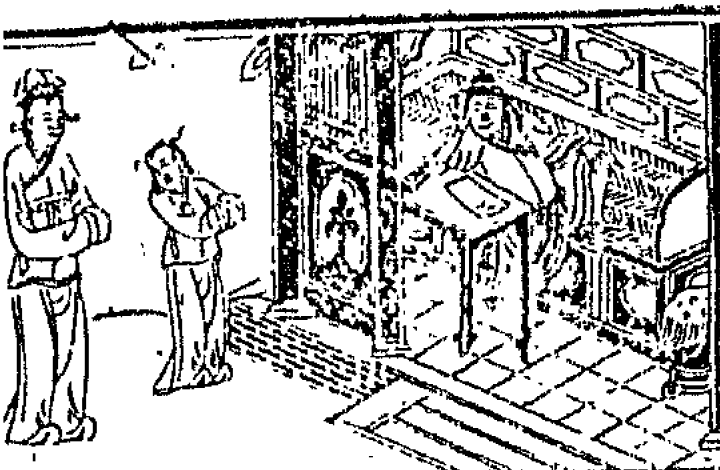
由是之後群女分散每次二人侍寢未私念白面書生獲此奇
遇一之已罕況乃四焉因作歲眉古意一篇以自屬詩曰

我眉古那天下稚　煙鬟雲鬢百千峯　鳥道縈紆通劍外
狼烟迢遞蜜中　巴江蜀水人間險　棘道清池化外通
九姓蛇夷來部落　諸蕃果究入提封　提封形勝稱吾土
盛哉朱門不可數　汗血名駒白日調　繭栗肥牛清夜漬
文儛關市馳輕轂　廣廈喬林開別墅　揚鞭馬上揖相逢
牧渠車中目相許　少事甚繁厭俗壁　惟將詩酒樂閒身
腰摸寶帶郎跨優　家賜銅山不畏貧　寶帶銅山容易得



生來薄命四海

雖眞嬋娟好顏色　窓前向月將鏡裏　誰料看花還傾國
傾國傾城絶世顏　水蒼刻劒赤英環　美目盼兮巧笑倩
長眉淡比掃春山　春山八字爭妍媚　嫵比妹比皆綵題
凝粧謾學梁王媛　鸞鵠徒聞紅拂妓　琥珀枕邊頭鬢亂
玳瑁鎭前燭燼昏　恣比操情隨蓼蓊　依比好益家遠朝雲
鮮飄遺香鎖永晩　調鉛傳粉忍拋群　蓼花明鏡當窗照
折手奇香惇神熏　奇香繚繞滿閨房　終宵莲豆恨分芳
眞比燕比排衆隊　小比鶯比列鴈行　魚隊鴈行陪鴈旧
鳳管龍笙依龍語　銀出雛頭帶咲捌　奪得鴛鴦拜嬌與
露重羣飛翩漸沉　並蒂芙蓉龍錦衣　蓮嬌楊柳美同觀
簡聲黃鶯美同心　聞聲風流多態度　回書巧寄共相好
窓間應恐問母猜　況復肯向傍人訴　幽懷密約村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　頻頻叫喚長相逐　頓李萬寶兒別離
卓氏文君能間里　鄰成雙子非同氣　鴛鴦鴛鴦世一門



一門四妙喜慶盈堂　鴛比翼兄遊子婆　鳳比翼獨比只孤遇

腸漸裂聽子規啼　晉來春去相悄啼

院成寫以示文已說龍傳玩辭口稱揚以為喜和之作獨大姊默然久之而歎曰妹四人為嫁妹皆閨閣處子尚未議姻非偶親閑談亦多譏何家不能持腸深冷第於歲月難留佳期易失郎未免於娶婦安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天設有若閨人技雖巧奇終若無情女之能使使織分兆無憑交避修短長恨耿耿耿返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歎歎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里姻文聞之皆來就生為別會有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宿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琴瑟和諧伉儷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終微莫相棄皆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妙姊妹尚當全建肝衝淚即於翌晨軒下共郎拔金掩鬢共一隻致贈三姊亦以翠鈿銀鐲耳墜奉上回帰道細遍



生父往江南招告泥

小結慇懃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娶親過
娶燕爾既畢家室甚宜然四女之恩亦未嘗忘逾月後委婉寧
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
別無以為敬請依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翩躚而起飛燕之
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姨乃作回風
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明月兮紐闌圭皎輕軀兮掌上長袖翩
兮逐前仰鴻驚兮巧周旋忽鶱峯兮何翩躚雲髮髣髴兮王珥
文席委兮珠鈿羞蛇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代易
兮既眾寵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娘亦相謂曰式歌且舞從來未能離吾與若當何為乎因
取古篇付之曰妹深善之但願勿新馬嫫倚歌而和不亦可乎
於是欣然曰有是哉遂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悠而閒寒



曰
玉簡方冰盌寫幽恩兮訴深衷嫦上兮餘情駐綠雲兮明月
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茶簾閉兮夜無譁賓歡罷兮燭爇花何欲沒兮夜將賒聊
須進兮斟滿歡脫花鈿兮收明璫當對舍兮調笙歸洞房齊交頸
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愿白日兮上扶桑
正唱聽間忽聞樓鐘鳴杭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細
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謁家諸女幸生再至
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亦婦相念之深故形諸
憂寐無足怪者生女曰恐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男相見
勞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酣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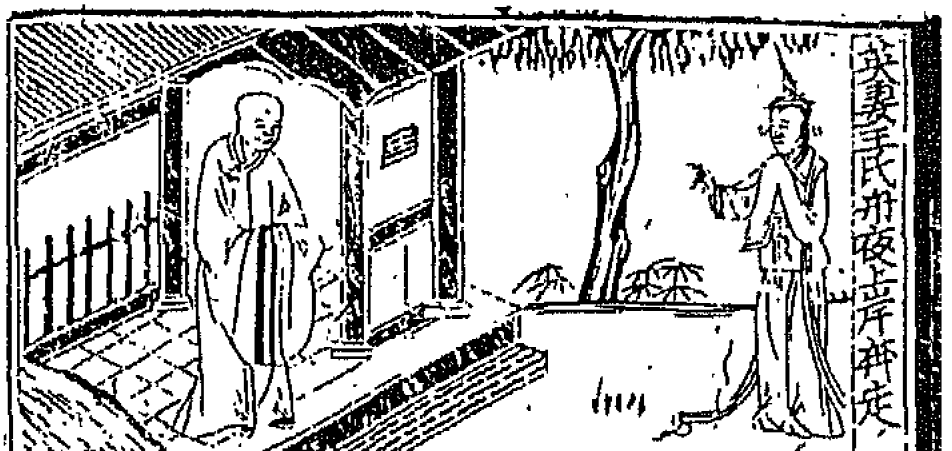
入呼生倏然變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妗曰園圃寬闊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鍾文英俊人物整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遣婦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既抵家不半載父思文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淹久而不愈高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掩髮等物視之皆泥塑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踪跡因往花蔭廟下錢過東廊一小室幃幔微啟入跡罕到獨坐觀文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侍於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髮右二人髻缺二鐲耳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所攜其父大聲取泥塑之物置于舊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從此月餘生疾亦愈怪賸遂絕

美容舁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温州路



夜況推入家着人水嘉府攜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閶門泊舟少憩買紙錢牲酒
聚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遂起惡
念是夜況夫水中併殺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
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攜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
汝即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盡檢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
王氏佯應之然為經理曲盡慇懃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不
復妨開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殺雄飲痛醉王氏伺其
醉況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蒲一
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弓纖細不任踐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
於是盡力而奔又之東方漸白遠望林水中有屋宇急往投之
至則門牆未峻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乃一尼院王氏徑入
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實對紿之曰我真州人阿舅官遊
江浙挈家眷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我嘉崔郎
今妻正室悍妒難畜畫畫尋鬧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



妻王氏舟夜上岸拜定

月命妻取酒杯不啜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四親卒之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若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離在荒濱人跡不到美對之與隣鳩鵠雙與友幸得二三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盍若捨髮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種揚佛燈晨飡暮粥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為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焉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悉王主張莫敢專取白行者而復覓和尚善人

問答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誦普門餘暇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未嘗廢輟即身居與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焉聲而去明日特製美容一幅來施若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



為葉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極難布施王問禮延何姓名今住某處又何為生曰閩縣閻阿秀兒衛必祿舟之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皆往來此中乎曰必到耳即默識之乃後筆趙千乘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生全美豪盡出取鮮妍豈知婦艷色誰抱死生冤○粉繪春涼餘幻質今流落有誰憐

素舜敖筆并拈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往城有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置帥為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聘遂居妙齡多暴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及問其詳閱久間忽有人索畫書凶悍公收視之字格類慶春而清勁不俗公問誰筆其人對是其學書公視其親非庸緑者詢其鄉里姓名則慶頗對曰是雖崔宇石臣世居真州以父落浦永嘉訓導東遊官不自慎畫為舟人圖沉葵水中家財喪



御史愛弟愛春獻花拜

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游泅波間覺既接遠登岸投民家而
裸體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良助以棠衣侍以酒飯脫
以盤纏遣之曰既遇鬼劫理合問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奚孫
問路此城陳告于平江路公聽候一年杳無消耗催賣字以度
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乘興扎上徹鈞覽荅聞其語深憫之曰子
既如斯何　無棄且留書西塾訓諸孫焉宇不亦可乎奚幸甚
公延入內館與飲奚忽見袋玄然垂涎公怪問之曰此
舟中失物之一奚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奚娶所作
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其詞意有在其拙婦所作無疑
公曰若然當為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奚於門下明日
敕召愛春問愛春云買自花院公即使她轉詰花得於何人誰
所題詠對曰報云同縣阿秀捨院花開盡題公遣人說院主曰
夫人喜誦佛經乘人作伴閑畫圖了悟今禮為師願加卻也院
主不許而彗慧圓開之深歎一此或前可以精此後離花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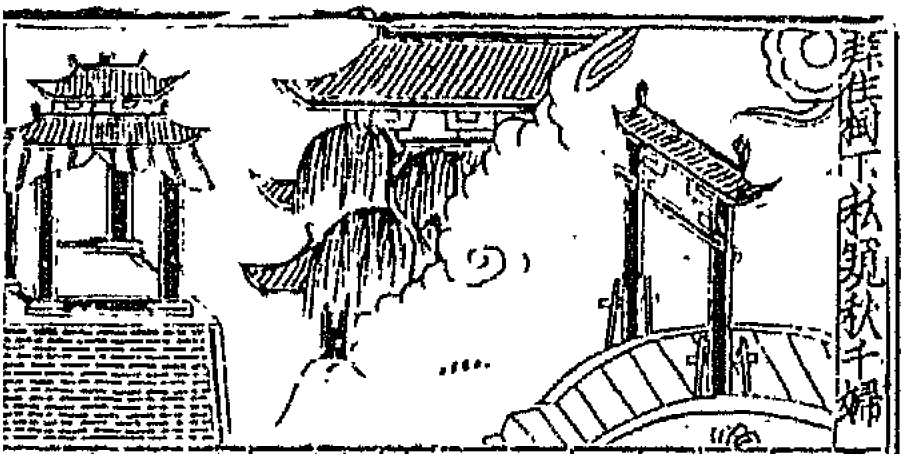
高公為崔氏子完聚圖

公命舁至俾夫人与之同寢次日問其家世之詳三飲泣曰
妾吳郡白姓父黎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脫得乘人
先刺前耶以下報夫君則君之陽大矣命未知其夫之故每也
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貝敝敗非小家女公知為英妻兄疑
為大人善視之略不与英言公尋得故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
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翁娶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博化為
監察御史按部博化高公舊日為吏知其敏于也且語博化掩
捕之救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晉
以配次男不得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博
化遂寘之於理典而以原脏給英上將辭公赴任公曰衙与足
下作媒娶而後去非脫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
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
若其尚在或當伉儷之重諧耳感公恩懋乃死不忘別娶之意
非所願也公妻然曰兄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吝



通倡等奉觴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報曰老夫今日為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論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倘道其始末且出美容舁示客方知公使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為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為不可及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往浦重過吳門而公亟令夫婦號哭如喪其親葬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后去王氏因此長齋終朝不輟真之丁士陸仲昉作畫美容舁歌以紀其事錄以警世云

畫美容美忍題舁風舁開血淚如花紅殷葉枯捐兩鬢霜斷纖道業猶堪修善法去水奔沙隔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殘骸向誰託永下游魂泣不歸國中艷妾渾似昨渾似昨妾心渺那堪秋雨復秋風對青江湖逐舟子共從宦地祀醫王



葬儀園下秋覓秋千婦

色嬌夫婿手親摘花萎固拚啼餘死為溝壑乾坤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尊鑒陰鴻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良可渡芙蓉不可採幸得宝月再圓見相親相愛莫相猜誰能听我芙蓉婦人問天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秋社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孛羅以故相子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奉都剌為參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真与為比然讀書能文敬礼賢士故時文會翕然稱之私居后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草樹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谷家亦備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罷謂之秋千會適權寓同僚帖木尔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声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千競蹴歡聞方濃憎於抑塞窃窺之覩諸名



皆絶色遂久不去為閽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
白于母卜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覩宣徽曰得非窺簾兒乎
吾正擇婿可遣来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飾拜住
以往宣徽見其美年少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尔嘗觀
秋千以此為題善薩蠻為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筆立就
字寫之曰

紅繩畫板雕梁燕捕東風燕子雙飛起誇后要爭高更將裙帶
繫牙床和困眠一任金釵墜推枕起来運紗牕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撰或假手於人因盛稱待之席間乘
命作閨江紅詠鸚拜往拂拭劍舞用漢字書寫宣徽喜曰
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燕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
出与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燕哥失里曰可謂
門閥多喜色女婿近衆尤也擇日遣聘礼物之多詞翰之雅寔
傳都下以為盛事拜住萬詞附錄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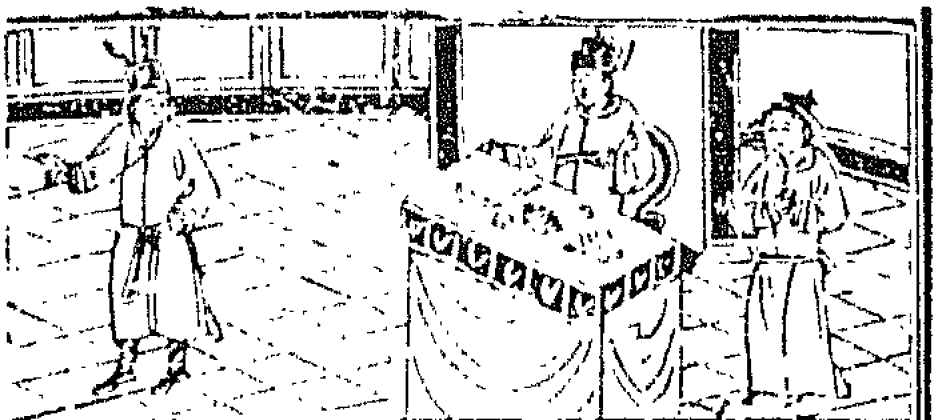
拜住夜本僧寺叩蘇宿

娥曰郎青韶光艷碧天新月正挑眉半吐鴛鴦初試鴈枕
聞絃索悄叩屏時所生黃細柔弱蓬鬆古韻風流嬌媚
幽窗離閉愁泥殘沼銀重門閉巧音多韻十分流麗又柳穿
花來又去欲求好友共玩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僚招飲宴于寺院忽報敵樂部皇慶得疫回回間
以大臣例寫疏回家醫治未愈飲食不進一空獨拜住在然水消死解財散人亡宜微將叫拜住回家告
而養之三夫人堅坐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獨秉
權尊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已婚家反凋槃如此決意
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吉又一与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
見諸妹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丈夫為定見神雖敗豈可以財
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听別議平章闊闊出之子僧家奴收文
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脚絆墜於轎
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己悉倩嫁崔及夫家聘物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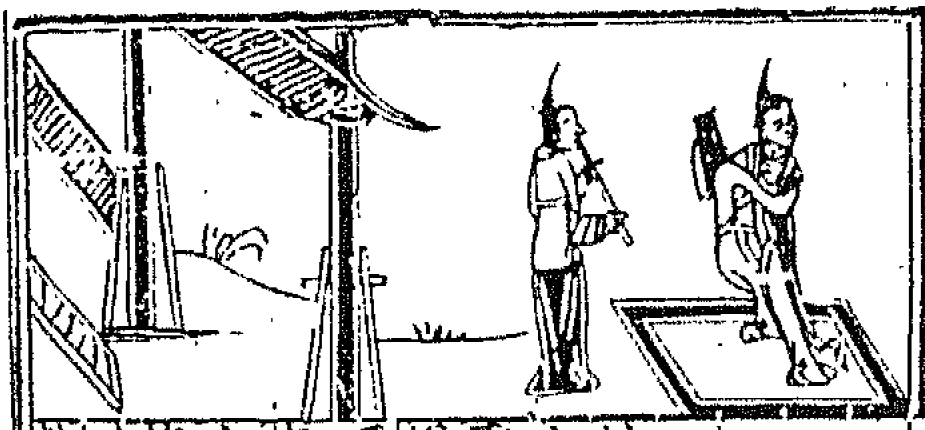


收拜住夫妻歸家

之整寄清安僧等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潛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聖稔亦前利物之意遂冬其謀女果活復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万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久无知者所携囊橐盡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舉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絶少咸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來問府君欲有所賓催此人為拂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甚愍流落死矣而人物軽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駕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宣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詰漕汝詢僧其言一同又發殯塋啓視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悲歎待之愈厚後為婚姻終老其家雖



住三子長敎化仕至遼陽詩奥行中書省左丞卒次子忙古
歹幼子黑廝很為內侍聲帶御譏機忙古歹先死黑廝宮壺
寔院使
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
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
夜半開健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眘音
至正妓人行并叙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投房山是冬避迫一道姬於逆旅中
雖泊沒塵土有甚老態然尚餘笑談風韻猶有弦簫間隨訪
其詳蓋大都效人以才貌隸教坊供奉隆遷谷變時適髮為
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
就食匠營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数調既罷因與共論疇昔崖
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目睹然每一追思使抱膝長作悲



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為低回慨慨欷歔感其意作長歌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歌詞華委婉不足以寫其態度之万一憂醫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

桃花合歡傷春老童聖歎霜悴秋早紅顏薄命誰可方大都妓人白頭嫗言舒宛婉雖足愛顏色萎摧安得好女同倩仙先凋零易近悲風動枝搞我役友山潘客述客述意氣豈悲前蝶盃謾想紅樓飲鴈柱彈懷歸慧絃曼歌荒村困雖泊芳摶小酌且留連陽春楚雨成離恨舜祠弓鞋事業捐于今淪落依章下天寒幽居在空谷籬邨底處認舊姝妹何鄉舜骨因初謂終荷永歎笑那知朱路翻榜枻意忘懷縱玉簫暫吹絳山瑤瑟曲再觴起立能如疑欲往遺鄉半酣時疑消俳徊傾斤久徵淮青砌陛空鄰凝眼院宮求友漱詩泥湖燕哺兒巨壑潛蛟蟄高巢鸞鳳栖別鵠苦分雖分離或變成婆切婆切愈加莫負韶陽日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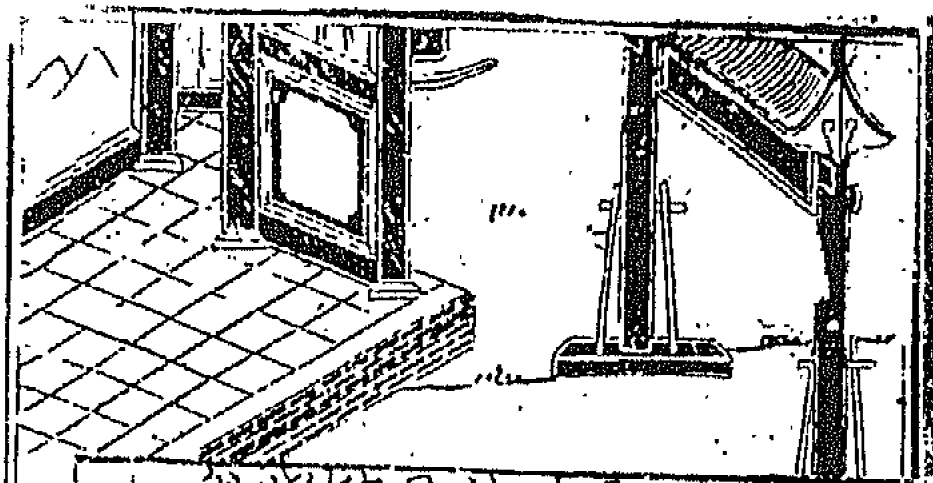
江湖信使稀疲于顧寒肌膚劇悴帥似訴復似泣若怨若慕若訣孤舟裘婦旅魂消歌域關塞巨髮笔折參差角羽雜宮商數節紆餘抗抑揚墜繁絲絲爭繞亂很戾怒劣互低昂吻亡瑞鹿劉靈園歲亡和聚集建章楚弄枚皐謳沈嫉氏川一曲換伊涼伊涼偏宜羌笛笙管仕下琴瑤鍾鼓碧磬機梭浙瀝鳴玄夜須臾調多周遍終畢論盛年話一自干戈遷擾攘戎多丁輦遠愉謝記得先朝至正初於家才子工頭顱銀環約臂臨深脫綵殘披絨綴眾色博局傳餘數件浦秋千蹴鞠情人扶纖腰數枝隣雉妬髮亡常煩阿姐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久陌鳳栝生為委貢墜墓蜂媒蝶使交相屬水客友俱肩粉碗香休匙藉沉禮浴浪居始賢與聖斑內使傳宣急催促宇宙雅熙百姓安仁覃西海覆三韓盛吾選作必開赤欽寧忌深洛刺孚已見佛郎呈腰為還聞緬甸貢琅玕冊檢陛峻樓鵲鵠素裘於龍綬角帥神州形勝真雄麗贊亡憑亡幅壬辰五穀


禎还京師知叛人已故

豈容免移糧九重娛樂號聲妓廣寒宮得侍女巧太夜晨許陪
偕游避暑巡遊欲看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處供奉褲娉婷侍
勅牧家倉曆行幽薄撓排仙仗發林倫晴鞠勢戲教張宮開鼓鑼
聶番動積外氛侯揭雷清統兩試時違大內花園過去是鬧竿
宗手直減成來會高呼萬歲聲也跪緋緞帽安鉢焦圍黑猕警
紉卜卧悅後先雜荊怯辭執左右鱗符火赤佩苗剝雜花二國
師霞納娩被天魔隊齊羨宋女總歌常唯詫奴家魔教坊承符
號歌新北令物閑侲儆進西廂怒寅院不佛家傳喝水路演每
擅擬渾脫囊盛所剩酒違拳珠絡只徐棠胡元運祚我於歡速
道能幸集城關宵畫浴衢頭漠塵哈敢脂笑宮蘆肩擾宮書靜
看貫錦盃室吞星羅朝謁絕徽陰祭部落帶下原項洞烽煙起
頗謝樂歌總蟬殘璣凡撒驅幸無全窈究微眉燭懶畫蹋跚顛
疋亦羞纏祇園被剃思依佛梵禍咖趺凝玄禪練衲正宜奈趣
若亦尾熙桑酒痴緣顛心慧性非堅固死轉綿綵娛如語緣與



凡閭里巷兒流為面賊為掀帷之鈎矢類偶鵝鴨
鵝鴨乎身發妳參舅姑親操井磚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尋
婢殂沒葬祖亡發遭疾疫男殉館舌迫飢寒媳夫房兆並泥痛
長吁傭雖賢鄰倒已相忘談笑貴徒當威怕說酸辛只斷腸
筋發流元鐘久里舍公娘唤老醜盆抹伊誰識阿婆彈揚觀
自許識手偷生又逢明代聖死解當正二省輯啊瀕臨郡
多搓牙嚥骨行將朽欲歇嘆古更嗟今小日苶、號陞況意、
頃時燃陷耳邊、呼嘯是知首級鳥逢弁忙討賞司馬沈潮已
源於性運誰教歸莫挽猶途泪沒留取誰知天人聽我相憐試著
說多為安貧衆倉惶明六張昌分縹緲層林綠珠墜難三斛美猶
困貧之醜得嫦娥到燋悴世上浮名不直錢亦中醇酎休辭醉
[illegible]找泪起陵逸載拜祭勳乞賦詩士炕遠悉然郭夜桃姿夫
請解愁頭那知皓首逢元朝共用黃金鑄敗之酒翰酬渠滑民
[illegible]風流千載愛遐思



予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遺章也何相見之晚耶老身旦夕且死當手復焉無讀之於地下明于春予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東没矣因請期筆補若見其所佈語悉令感慟

夫 永樂李閏正月朔日盧陵李禎識

予往年於劍門過七歸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駙馬家妓姓金字笑春元亡嫁為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且能道故元時事甚悉予因作劍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歿年予友李君昌期自蜀西方回入役房山過至正官嫂遂作長歌以贈之其辭老博其意悽惋誠得元白之遺意彼閱玩味之余因緣諺作以附與雖然叙景簡短辭不達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其詩曰

劍閣老婦歌且行　一曲斷腸多苦聲　背人掩面向人泣　泣罷從前道姓名　自言少小瀕波又　金鉄羅幃閣挺東

兜朝烈相望嬌歌　教乃新翻太平曲　雖存樂闋高堂冬



王昊小妓入行序記

五侯七貴時經過　就中豔色亦無數　倏黃低綠映垂楊　我拉行樂斷絕衆塵起　滿座傾盃驚且喜　當筵一擲十黃金　翻憐管絃徒昭耳　只言歡樂是青春　豈識人間錢與貧　向來風景一朝異　聲銷歌落隨埃塵　況逢妻孥轉蕭屬　惟有原憲窮不歸　閒來還唱行路歌　不覺一聲雙淚落　人生安得長少年　一貧一富皆自然　窮通鑄錢終鐵硬　古往今來何足憐

京樂原守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國史永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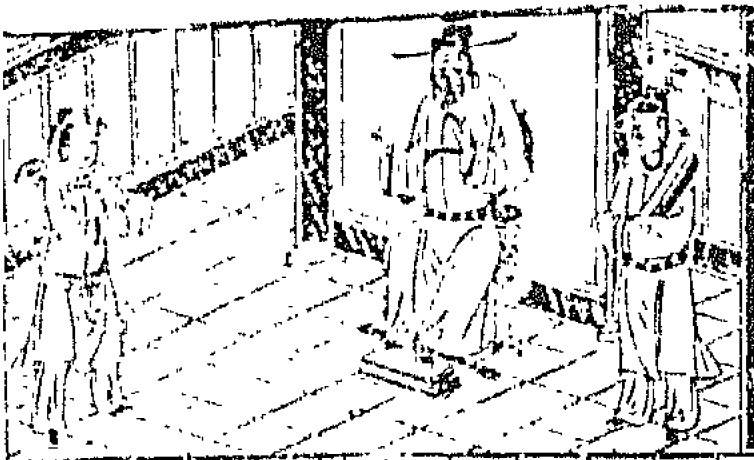
蘭陵李君爲刑部尚書以所作至正妓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其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爲廣西布政使以文章政事著名又奉北來京師鮮近此妓於旁山道中見其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既然爲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統一海宇雖曰政治然其制度施爲多從胡俗以遊畋宴樂爲



高矣著波人行長
豬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奢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幸
夜以繼日上下相蒙政治廢弛賊盜蠭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
太祖高皇帝剪滅群雄至正遍十大統既正萬方收寧中國之
治恐後孚古肆我
皇上即位又整飭六師往征沙漠尤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
時至正之荒淫縱後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猶能歷述道
之宜可歎郎於戲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寓無意
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氏之不載亦曰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
興起耳豈他有屬意哉予因是喜公之志遂為書其後云
翰林待講學士王英書

又

我吟向傳琵琶行鏗然節奏絲絃錚　嗚呼其才誰再得
千載猶逢李司勳　續詩語我波人行　不啻滑陽於宴
問次庶撤之幽燕　道逢老波說少年　白頭猶唱開元曲



歌者與人後亭

流商改徵變幽音　若樂支策那可說　老夫三讀嗟奚何
欲倚朝吉調未諧　一妓女流何足數　感時撫事偏傷懷
公今專業先朔野　況有文章繼凡雅　若為潛此獨鍾情
莫訝江川老司馬
木天老人高廷礼書

又

張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郡之偉人也以閒客世其家以文章鳴
當代故其過訶繪句膾人口有得其翰墨者猶寶鮮肥嚢橐
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妓人行清新流麗若寒藻凌漪淪漣
鮮潔芳潤若光風之泛紫蘭也讀情隱態愉快交集要其若婆
娑之過皇皇鼓乎若鑿之鑿乎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美閒客
之工能至不成字讀之數十既憑妓人當及笄之年不能開於
礼節以佛於名宗倣然其中雅度亂不誠遺外沉面以脫真風
塵獨幸其有所遇者脫除聖明得占籍編戶恢寄有守孫之義



而終其天年而於濱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宜其遷謫之恨榮哉或者謂公是箱即元白遺音吁蓋不深諭者也夫送楊綰江之句与尋陽江頭之辭於凄切憤懣於離別之頃而二歿者亦終於為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者既脫身喪亂優游太平以半而又託諸翰墨者如是其美乎彼其但能得罪而懦跋之者亦大有徑庭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流於荒公之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為何如

翰林脩撰羅汝敬述

又

吾友廣西布政使李公為開示手所為至正妓人行凡十二百餘言觀其橫水浩汗若泉注堅潔瀟洒不弱流麗動蕩若颿舉浮空變態而跌仄良言文人才士辭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噫夫妓人今為民婦有子与孫美尚不忘其故能常以肅然隨事若此況於盛年也耶今有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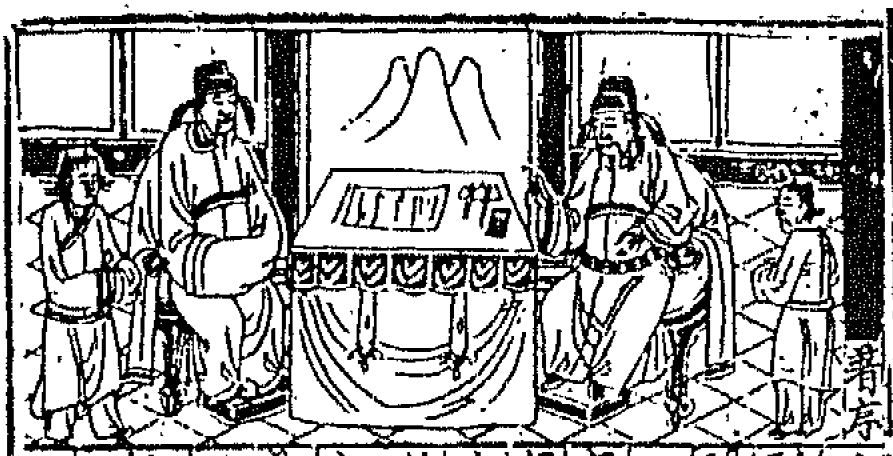


從其孫應麐仕于秀山獲濮水遇則亦晚矣其真時不再來如
桃笙葵扇者耶重夫以胡笳遇妓人以簫寓遇所抑亦方伯之
詩須合而為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既玩味鳴歎得其實若酌
觀已亦感弋遂書于左亦以歸之

考功王事郡時俊跋

又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所作也公于房
山過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予已觀之詞意備
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
時學士大夫倡酬始盡無慮有見者而伶人妓女往往猶存蓋
當其間治教頗舉上下荒于聲色故雖父而其類尚多在也於
乎其所以陵夷腹隳者豈非其自致弋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
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幸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際
聖朝德化之盛為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



於一見之頃知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采此而有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兼脩國史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余之同年友也當過老婦於柴山路睹義謝言辭懷慨問之知為至正故人猶妻父爲能盡其道故元時事公之所遺歌詩詞意情醲音吐激烈始既欣羨其以柔脆婦奉主當時晚乃感嘆其義老而淪沒民間使元白賦之亦豈能踰於是作也嗚呼是婦雖已矣若淪落然猶以其傳後嗣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義以終其餘福而復為名公偉人之所稱嘉豈非此可謂不沒矣夫自古英才賢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嘗太李公有晚於此也余又嘗與聞國家之盛美以薄之於天下之仕善脩歌詠太平之鴻猷揚國家之盛美以薄之於天下



盛昌礼為昌祺跋行

盧義紙行立名之士從求當代之君子此一語必遽慕之但不可得而且數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異拳拳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為方面大臣固當功名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展政使瑞數千里之地悉陶於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翰墨治而歌詠太平性之金石傳之元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深也故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大而不在此也

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又

張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遇元至正改人于秀山命吹紫簫數曲歌之酒而遺之以詩持以示予觀其運巧思於雕鏤出奇語於豪放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誠傑作也然是以垂髫之齡容色衰謝薄試其技尚能使人歎賞若此使當芳年盛色揚扶倚市其孰金買矣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



劉晴峻為妓人序

少負奇氣早登顯仕固當磊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徙遇一女婦而憔悴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是詩之意惜妓不以少日從良託之終身從特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用抱負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挺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貽悲路之慨悔哉故篇終嘆妓為才賢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未知而予之所獨知因書以歸之

翰林檢討宋習礼跋

又

余讀唐李順聽董大彈胡笳之作云幽陰変調勿飄颻長風吹林飢鼯墜飛泉颯以飛木未歇葩啾以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柳州行路難云盛時一去貴及賤桃蹊柰徑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黃西方伯李公昌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韻俱美可擬順作而蓉峯大篇过之妓人少為悅己若容中得元作迂華我朝承平始克嫁為民婦又年過色衰猶能



劉子欽為昌祺敘

後世元曰為史論我今觀是詩特寫其於一時事未足深觀公也讀者當自知

翰林脩撰周述書

又

寻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為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密三復為之起敬雖然公之才學豈提工於詩歌而已哉將必大發其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領任之重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言何其幸哉雖老死無恨矣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倘或一遇乎時則生被顯榮後世永久否則流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人行重有感焉

資中樂真字春正月翰林編脩周孟簡書

又

老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變殊彼也雖



落色衰為婦氓婦今年七十餘不食于庭蒼追憶往事風流
而散當時無復知其為人居閑默獨往已心自相託託諸絃
管則和鳴于飛之音寄而為寒涼矢群之調其若幽已然鳴
咽隱測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發于石窗破窒之下感發
四壁而荒煙落日依微慘淡之狀又接乎蒼莽之野聞者之
寤過之者日暮若千人曾無一之或顧者何哉夫山之投乃
有傳若說樂其人之訟而忘疲甫往而賞終其聽而為之嗟
恍不已而歌詠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十百韻抑揚反覆非淫
激烈莫覺已而不盡使人讀之恍然若目擊當時事不勝即
古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為懷者悲夫見而知之者咸以
為元白遺音嗟夫連昌宮世毛毬之事驗之老妓固若不殊
其詞則陳況崇崇坤以其人又不相上下況蕪足論而擬其
人之出處進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今人物及觀蓋
其人嘗其歌即其



秋官主事　刘守敬　壽

陽冰梁成甲進士翰林庶吉士授承直郎

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徽廟
以老鼠曰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為之三嘆

主知力擢為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性大道所行美名以徹
要文章名海内心弔

于世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死嗚呼其死命耶雖然妓
則死而音行忠詩固當與琵琶行並傳宇宙間矣妓之死又
未為不幸也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徽廟